明宗朝 下
宣祖朝 上

輯要

七

七之十

朝野輯要卷之七

明宗大王下

辛亥命復立兩宗設禪科時　慈殿方崇佛事監司鄭萬鍾引進妖僧普雨大張佛法以靖陵報恩寺為禪宗以光陵奉先寺為教宗自明年壬子始為禪科初試而會試講經製述賜牌倣文科八道寺刹一時改新三司爭之大臣率百官庭論皆不允尹元衡終不一參庭論蓋不欲逆　慈旨也館伎請誅普雨屢疏不允空館出去　上回遣承旨招諭儒生無就者如此幾月餘北道御史王希傑狀啓普雨與逆瑠奴為僧者同居安邊黃龍寺草庵瑠亡命來到使之穴處聞大索

之善雨懼禍及移避釋王寺霤奴持小紙拔雨〻見畢謂曰
逝無吉日汝可退去數日設聖齋于深谷去〻傳曰此欲害
雨者造言也吏判宋世珩極諫雨權重驕悍亂國奔趍恐有
不測之禍不允領相沈連源左相尚震阿媚無一言爭又從
以悞順之辭遂復禪科
沈連源字孟容号保庵直學順門之子金慕齋門人中
宗科領相謚忠惠〇公痛父非命未嘗過東門不與人戲
謔質業於慕齋才識大進嘗儐相解華語不假舌人語皆
條暢行人歎服〇公子青陵府院君鋼即　仁順王后考
也　仁順一日謂青陵曰吾家祖先神主有遞遷者乎夢

老人曰我是沈祖顏勿埋去其亟奉遷云龍乃青城伯之
父代盡當掩即奉遷以來○癸亥景福宮火命公繕葺初
沈德符總成之公又重新人皆異之○元衡必欲公叅勲
公畏禍不敢辭遷家與妻對泣○公以盛滿為戒名其諸
孫以謙字至今煊爀外孫李厚源亦名臣也○弟逢源字
希容號睆窩 中宗科擢拔英試叅判早丁家禍母夫人
授小學等書弱冠登上庠二十嬰疾作廢人近十年自以
受氣不厚務養真元動息節宣自以感晚不樂仕宦杜門
謝客寓興花卉尤愛老松扁堂友松白髮蒼顏若山野癯
子喜壽議政主文○弟適源 中宗朝科領相在少時累

擧不中金安老當國時對策以安老爲忠遂擢魁及　明
廟卽位以姻戚驕陞貪黷無厭子鐳及鏵以財賂爲事與
李樑聲勢相依樑敗公論欲蔑畏其盤據大諫朴淳劾元
衡而通源猶居政府志頗菀菀及削職放歸百姓歌舞於
道石潭日記曰沈銓通源之子也貪鄙無倫出牧大州網
利爲事語人曰我有男女十八不貪何以資生安自裕曰
銓直士也不諱其貪聞者齒冷
尙震字起夫號泛虛又號松峴又號日堂　中宗科領相
謚成安○麗朝以濟民數擾賜姓獸畜以辱之公之先得
象後改尙公曾祖英孚居林川家富與民聚散末年焚其

眷口者庶有後公父甫老無子禱于聖住山明年生公〻
早失怙恃鞠於妹夫夏山君成夢井家年過成童尚不志
学被譏於儕流發憤業學五月已達文義聞聽松兄弟有
學行以全紙大書以簡曰聞公之名窃有傾交之心遂與
連榻　公未嘗言人過有人言其也一足短公曰君何言
入短也宜曰一足長也爲名言吳貳相謙少時有詩曰義
皇樂俗今如掃只在春風酒杯間公覧之曰吾嘗以吳生
爲有德何其言之薄也當改如掃爲猶在（只在爲着取四字之）
閒氣像有異宜其下一頭也○文定大妃嘗諭曰　先王
称卿可大用書名障屏誌之今用卿是先王意也○鰷鯖

頌語曰尚武安爲相十年當无衡用事時不能行其志每
一念至或中夜布席於中堂仰面而卧嘆咤良久曰違爾
今者行次甚爲中尚矣公爲司僕提調設筍串收場木柵
石等○自撰墓表曰起自布衣三至領相晩学琴嘗彈感
君恩一曲年七十而卒于家○公居家未嘗言兇用陋忌
家人欲試之置陋席於客座終不言遂以新几垂敷可爲
庭玩者必放之曰欲遂自如物我同情滋味可供者則必
永生道曰豈忍對生而思食乎或有偷盜必憐之曰迫於
飢寒耳近給其贓曰汝若飢寒須來告我慎勿復然每謂
子孫曰科製伏借固不足論至於逢病措可改則改不得

則雖或自賢於陞嘿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卜者洪繼寬卜公禍福不差棄世年月亦皆言之公以所經事無不合至其年為身後具以待之過一年無恙洪大異之詰公曰古有陰德延壽公必有是也公曰為修撰時路有紅袱乃純金盃一雙也掛榜闕門以待一人來謂曰吾為大殿水刺別監子侄有婚禮竊借御廚金盃而用之現露則必伏法公之所得無乃是乎即出而給之洪曰公之延壽以此矣後十五年而卒○相業亞於黃許云湖堂月課以悼老德大臣出題○盧蘇齋曰尚震寬重懦惰於國無損蓋時論不與之其驟陞或疑因附云

○是年竄庶孽鄭鐥二與宋祀連誣告安處謙賞職後以武
斷鄉曲憲府因禁錮曰國有大事欲上達命問之乃曰持平
韓智源與安處謙子璨交厚欲陷以報仇嗔者尹任交結名
流以辛巳人為非罪欲收用而見敗今欲罪臣亦如乙巳之
名流也故院啓以誣称大事動搖臺諫推鞫全家徙慶源
癸丑景福宮火思政殿以內皆延燒 大王大妃王大妃誥
命亦被燒甲寅繕修告成 是年 文定大妃還政于上
○乙卯倭賊六十餘艘來寇陷於蘭兵使元積敗死監司金
澍召全尹李潤慶守靈岩朝廷以李浚慶為都元帥沈守慶
金貴榮為從事進駐光州賊圍靈岩浚慶書勸潤慶出城潤

慶勅毋納再来使射之遂不復来潤慶先伏弩設蒺鐵使才
人彩服踊躍呈才賊張翼退之或死於弩或傷於鉄不敢深
入列隊而出争覩優戲南致勤等為两翼掩殲之自後不敢
復犯鰈鯖瑣語□乙卯倭変昇平日久諸将多失律有詩題
在南州驛壁□長興民若喪考妣知是韓蘊公政術仁不救
欲食光牧李希孝肉却走當裂水使金贇身超資李潤慶尹
真丈夫遷職追協倅乃作臣監司金澍奈何昧多策防禦
胡為嗜殺人元帥李浚慶錦城空退坐節度崔濟中路故遂
巡有切梁達泗敢何處無意抑忠貞任江津棄城洪彦城宜
先斬空鎮珎島崔濟罪惟均食禄當時俱尸位賠位此日各

見真李德堅乞降何須責兵使元績輕躁不足嗔擴行倭賊
誰能禦邑里焚燒困生民賞罰不明公道滅[illegible]張君着雪無
因此未知何人所作而抑亦詩史也翌年丙辰倭賊之犯中
原者漂泊于全羅道漢人華重慶等三十八人為倭所擄者
被獲於邊將順附冬至使沈通源奏聞○慶尚道私賤女允
德懷孕四朔產遍身有羽如鶴雛
○是年設備邊司一名籌司　祖宗朝故事軍國大事悉委
議政府每三公合坐則六曹各執所務來會朝房取捐位裁
決至　世祖朝始罷六曹決事之法自是政府權輕至是創
備邊司摠領軍國務自　宣祖朝三公坐衙不于政府必於

備局而政府望闕禮褒貶叅謁受誓戒方物封裹外便佐空
廨矣○我朝　文廟以上政府之擢拯其隆重當政府決事
之時左右舍人及撿詳吏郎司録二人用玉堂叅下新及第
一人為録事各掌六房終日役〻故設妓樂以娯之及罷夾
事之後比風猶存大臣坐正廳則舍人所在歌吹亘天甚至
捭招郎吏錢穀者罰歛徵債又捉市富人徵督為伶妓纏頭
之費○中古以後大臣不坐政府久矣三公無論政之所於
是別設備局以宰臣為堂上武班識字者為郎廳以為酬應
邊務之地其法似宋樞密院而朝廷并啟備局賛成叅賛為
養病之坊舍人撿詳為妓樂之司其為乖謬甚矣○慵齋叢

話曰今禮書是古之三軍府鄭道傳專掌軍國大事見議故
府所搆之制乃以政府軍府一體遂依其制搆之故屹然東
西相對其後革三軍府置中樞院反寓於禮書之南廊矣○
識小錄曰司諫院古隷承政院有左右司諫堂上則加大夫
二字獻納二員正言二員分六房凡公事之降必啟諫院有
未便者駁還之即所謂中朝六科之規也未幾別為諫官與
司憲府對峙衙門而古之封駁之事遂不舉行
丙辰茂長儒生安舜瑞應旨上疏論柳灌等之冤　母后臨
朝執狐疑之心五六大臣舞出讒言宋麟壽林亨秀皆無罪
見殺云〻拿鞫以亂言處斬

辛酉　上落点校生殿講沈鏵金戣洪聖民許思欽李胤禧
等五人入格又製述聖民爲魁鏵戣入格命賜第全論不可
蓋鏵戣皆擬親落点試取爲以解人言也　上不允及唱榜
上親臨是晩大雨雷震大轟　上即令罷榜○先是　仁順
王后嘗爲省親幸本第是日適有風變任柟啓於經席極言
窮巷非國母降臨之地閭里希見災異昭昭天意可知其一
家亦有識之人幸其恩澤不爲止之極爲非矣指其祖連源
也時沈相亦同入侍眛慄帖息
任柟字士經号靜容由謙子樞弟也官判書謚貞憲○公
兄弟五人皆富才業而以其兄樞寔白眉之秀也望之者

目為難珠公久居大官家無贏財扁堂曰靜容○樞學士
白官左尹赴京廷卒金安老曰早逝得好沈彥光悔其由
已困極乃曰昨指無及樞子府臣判書輔臣參議○靜容
嘗啓于 中廟曰安老立朝小人黨惡 殿下亦黨何也
中廟曰予不得辭其責也時吏判張順孫擬公冗官或責
之張惡啓曰任楙好清議不可居於言官也
壬戌遣南致勤捕黃海道強盜林巨正斬之巨正楊州盜牛
漢也狡黠驍勇與其徒數十皆精捷焚燒居民剽搶牛馬有
抗之者剖裂殘酷自圻甸海西吏民與之密結欲捕則先漏
以此横行無忌朝廷遣宣傳官詗察之賊倒着麻鞋使見為

出則謂之入入則謂之出以亂其跡長淵豐川等官領兵往捕賊矢如雨不能支潰而散朴應方為鳳山倅處事有緒賊憚之使其黨扮作金吾郎操乗傳急到郡呼郡守出就舍庭已知之潛聚衆賊知而迎刃以武臣尹之淑代之尹到臨津乗船有六七商人載物駐衝尹怒欲治之其人等開其裹皆弓矢刀劍也尹始知為賊策馬堇免宗室端川令善吹笛行到青石洞被拘賊問曰善吹笛端川令乎試令吹之時月色正好賊環坐聽之笛是鶴脛骨出自袖中弄之作羽調賊皺蹙飛動徐作界面調皆噫嘘歎息有泣下者巨正觀諸賊動靜急止之曰宗室留無用可使還仍解所佩刀給之曰路如有

擭以此示之翌日到長湍果有數騎犯之覘其刀皆散朝廷以南致勤為討捕使出鎮于載寧賊八九月山賊之謀主徐霖知終不可免遂来降使霖往誘之諸賊既来盡斬之巨正越垝而逃致勤盡發民丁作人城搜探巨正投入一村御其家主老嫗曰汝不急呼而出當殺之嫗遂呼賊而走出門巨正帶弓矢為軍人狀逐其嫗曰賊已出矣諸軍不知其為賊魁一時齊呼賊走喧聒之中巨正已扶下一軍士奪其騎馳入衆中徐霖遥呼曰賊也亂箭射之賊發三年數道之兵堇捕一賊而良民死者無數云

○時江沿臺堡以都司意移文義州許民耕種石塲谷但不

許陷坪等處我國移洛立碑使之區別先是庚戌漢人來陷
坪耕種居住都司因押解官李應星呈文令江沿臺堡指揮
燒其房室治盜耕之罪癸丑遼東人冒耕薪島我國移咨都
司不許在島庚申九連城民等來設陷坪造家耕種都司因
我國移咨治盜耕之人至是年立碑定限

○是年還請陵以妖僧普雨言也

○癸亥奇大恒劾李樑竄之并竄李戡高孟英等削鄭士龍
愼思献等時　上策士以進退賢邪出策題奇大恒逆知上
意沈義謙亦承密旨乃劾竄之一時感快之東閣雜記曰初元
衡擅威福　明廟内畏之欲植樑以献元衡也李樑者因舅

沈鋼之婦弟為人愚而多氣儕流嗤笑自小官驟升不數年
擢正卿一時啗利之輩皆靡然趍附而李勘林信高孟英金
百句李綳等為腹心金明沆鄭士竜元緒倹以宗品之人阿
諛交親慎思献納賄士竜買題得第因公論削科後丐樑而
復科事之如奴尹百源謟其父元老為元衡所殺亦附於樑
樑為吏判彈士林清議唉大憲李戡等欲禍士林請点奇大
升尹斗壽根壽李文馨許曄朴素立等人皆惴惴莫保朝夕
沈鋼甚不平其子義謙乃樑之甥也初出仕路交遊士類欲
去樑時奇大恒亦樑之黨也詆於奇大恒大恒於鋼族戚也
知鋼已通于 內殿得密旨乃率官僚劾之 上即允竄樑

等復奇大升等戒以奇大恒為大憝野史曰大恒和為棵黨
至是時人指為徐霖蓋霖本以強盜林居正之黨自首免罪
導官軍捕巨正故也
鄭士竜字雲卿號湖陰　光弼侄年十九登第判樞典文
○明宗嘗下御題律賦於成均館試士八角律賦之體唐及
高麗皆有之押韻皆用命韻次第其第一角必破題此法
今大提學鄭士龍是式行之○中宗甲申以冬至使如京
乞依旧例勿拘五日自行出入禮部奏朝鮮素秉禮義與
諸蕃不同況五日一次禁例原為他夷設朝鮮琉球二國
不在此限帝許之○芝峯類說曰龔天使文章浩汗藴也

議為遠接使朝廷謂蘇不能抵當以鄭士竜陞資憲為其
代鄭笑曰朝廷以我為雨日屐也盖謂平時棄置臨時事
乃用也○湖陰能於詩律不治經術每當進講搔首曰寧
受十度當瘧不願一次経筵慎思献上潛邸受學戊午別
試殿試時試官考畢以試券上之思献之名不在焉特命
取中以上盡入之盡賜第思献始得参其榜有老徹弱公
私賤并参之語思献年過六十老也柳祖詢門地不顯微
也尹根壽年二十二弱也姜文佑新良人賤也
○是年：順懷世子卒○涪溪記聞曰 明廟幼冲故在東
朝權奸窃命乙巳之獄非 明廟之所知也順懷薨 明廟

哀痛既而嘆曰我何哭爲乙巳忠賢無罪駢戮予在君位不
能止也我家安得世有君王耶大哉王言可以淚千載之臣
庶矣○遂縣扁曰　明廟春秋既盛　文定始還政不得恣
行威福如有所欲以諺列錄使中官宣于外上覽畢不可行
者輒憂形于色捲其奇納于袖以此昨于　文定文定召
上入問其事何不奉行　上以婉辭陳便否　文定盛怒曰
汝之爲君皆吾兄弟元衡也與吾之功也汝今反逆吾命耶
有時毆打天顏不揚淚痕可掬○野史曰明廟末年乃悟如
此如此每含淚曰得謚爲明足矣
乙丑四月七日　文定大妃昇遐○六月命流妖僧普雨于

濟州初普雨潛爲請張文設無遮會於楊州檜岩寺所供費
竭国力時四月七日也八月乃僧家覽採辰將以是日行事
文定迎以七日薨僧俗驚散初以粉米數千斛作飯色赤如
血人甚怪之事竟不成普雨誑惑衆生居處僧擬坐是臺諫
太學生交章請誅命出于外而毋令入京山乃竊騎舖馬而
走被捉于獜蹄驛命流于濟州雨長髮曰僧時之罪俗則當
無云云牧使邊脇因事杖殺之士林快之○七月　文定葬
于泰陵芝峯類説曰甲子南師古謂人曰明年當封泰山聞
者不解翌年　文定葬泰陵○文定葬卒哭自上及百官皆
着黑笠識者恨其従吉之速蓋　祖宗旧制卒哭後視事時

權着白衣烏帽凡于喪事着裏　成廟朝議者以爲既着烏
帽笠亦當黑遂於卒哭後着黑帽　中廟賓天柳灌建議定
白笠之制文定初喪尹元衡曰白笠乃柳灌所建議不可遵
用朝臣知其非莫敢發言○八月削尹元衡官放歸田舍尋
死初大諫朴淳謂大憲李鐸曰吾欲正元衡罪公須贊成鐸
曰公欲亦老夫族耶淳徐譬之鐸許之劾月餘允之○罷禮
判尹春年職春年元衡族弟也附元衡劾元老以此發身浮
薄之徒多從之春年妄以師道自處所論皆佛老緒餘嘗見
普雨謂人曰雨因禪學悟心其誕妄類此但居官稍廉故只
罷故歛衾而死

○是年疏釋乙巳以後謫人盧守慎金鸞祥柳希春韓㴐李
震尹剛元俟量移柳堪李元禄并放白仁傑李湛閔起文黃
慱宋希奎尹忠元并給牒
○先是庚戌頒內藏書籍于豐基白雲書院賜額褒美又命
凡各道有書院處咸加勸奬嘉靖間周斯文世鵬守豐基郡
郡有白雲洞安裕旧基創書院爲修莊之所仍立祠宇以祀
之聞于朝賜號紹修書院之作昉於宋盛於元至於我東則
闕焉自是相繼建立或以儒先所居或以往來之地并立廟
宇祀之
周世鵬字景裕號慎齋　中廟科户爲有武陵遺稿○順

興泰原院○子怡號二樂堂

○時承旨慶渾年衰　上以銀臺不用老殘人為題令儒臣製進盖指渾也柳承旨承善詩結句曰只憐筋力隨年減非喜齊肩厭舊人　上喜而賞之特陞渾嘉善

○先是贈處士徐敬德職擧遺逸成守琛曺植成悌元趙昱李希顔起叙六品職皆不就○至是丙寅召經明行修之士泰仁李恒報恩成運山陰林薫尚州金範京居韓脩南彦經其不赴者遣醫藥敦諭至者延見諮訪除六品職

徐敬德字可久自號復齋學者稱花潭母夢入夫子廟生公幼時受學于鄉儒至朞三百便喻大問其故曰不可知

非但吾不知世人鮮解人多不讀公精思十五日通之下
等花潭專以窮格為事多主横渠之說微與程朱不同退
溪以為非儒者正脉云○隣鄉化其德有爭辨則不之官
而來咨決焉○中宗乙卯登賢良薦不赴科辛卯以母命
得司馬而啟拜參奉不就嘗有詩曰讀書當日志經綸歲
暮還甘顔氏貧富貴有爭難下手林泉無禁可安身採山
釣水堪充腹咏月吟風足暢神學到不疑真快活免教虛
作百年人○澤堂雜著曰花潭理數之學追踵康節然退
溪獨不之取者為其近於異學也世傳有異術蟬蛻不亡
此說雖誕然今日議論有近似者故方士之所籍口也朴

可實民猷朴思菴淳許草堂曄閔習靜純李仲虎風后金暢菴謹恭鍾城令皆其門人表著者○許草堂曄嘗以七月就先生家則云往花潭已六日即往潭潦漲董涉而至先生方鼓琴高詠草堂請炊夕飯先生曰吾亦不食可並炊之僕入廚苔滿甑中怪問其故先生曰阻水六日吾久廢食也其容了無飢色一日游潭觀魚剪紙寸許書數字投水中一獲魚長三寸許躍出擲在石上先生拾而觀之笑而還投曰古人之言不誣也先生弟崇德遊山十年乃敀曰嘗遇異人得異術請試之遂持一盂水置前投竿於其中釣出尺半金色鮒先生笑曰技止此耶吾亦試小術又

投竿釣出一黃竜曰吾扵此技非不知但不為耳○花潭
児時父母使採蔬田間每日遅皈蔬亦不盈筐父母恠而
問其故曰採蔬時有鳥飛々今日去地一寸明日去地二
寸又明日去地三寸漸次向上而飛竊思其理而不得是
以遅皈云盖其鳥俗名従々鳥春時地氣上升随其氣高
下而飛花潭窮理之功竒矣○花潭列書天地日月等字
掛壁逐字理會○金安老當國忌花潭名重欲害之見其
詩窓豁迎風足庭空得月多之句曰不過自修之士快心
遂止○松都名妓真伊才藝獨歩欲試其操挾大學請學
先生欣然教之真伊乗夜昵狎如摩登之撫摩阿難者累

日先生終不動心真伊嗟嘆而敬每言知足老禪三十年面壁亦為我所壞惟花潭終不亂真聖人也○有一僧自智異山来謁曰願與先生試却睡魔遂相對不合眼旬有五日僧便困倒三日始舉頭先生又過数十日不睡僧大服乃結廬近山種菜果計日而供三年後乃去先生嘗登智異山絶頂倚松而踞有頃一丈夫立半空揖曰吾知君之来先生曰吾亦知君之訪我也其人曰錬氣頤神上可以白日昇天中可以揮斥八極下可以静坐千春君能從我遊乎先生曰黄白之術伎者所不道余不顧也其人笑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吾亦知君之高也是日從者皆不見

而獅先生與之酬酢也已而一舉手而奄滅其人身着羽
衣臂毛尺餘年可三十云先生嘗曰天下有三道儒冣上
佛次之仙又次之又曰吾故化曰急度一日不啻如一年
又曰吾年數當與張横渠同及卒年五十八矣○石潭日
記曰　明廟初贈佐郎至　宣廟朝請加贈許曄朴淳其
門人故主論甚力　上曰所著書多論氣數無乃數學耶
李珥曰其學出於横渠多有自得之妙　上許贈議政謚
文康許曄每尊敬德為可繼箕子之統及聞珥論敬德學
出於横渠責珥曰花潭之學兼邵程張朱則可矣君讀書
十餘年可論花潭地位珥曰恐讀書愈久而愈與公見背

馳也先是暐謂李滉曰花潭可比横渠滉曰花潭所著何書可以正蒙東西銘暐無語至是以爲兼邵程張朱可謂妄言矣○花潭所著太虛說原理氣死生鬼神論行于世

時有田禹治以左術惑衆於于野談曰禹治嘗往申企齋光漢家衆棋者亦至企齋曰何不作一戲已而主家進澆飯禹治方食向庭噀之皆化作白蝶片片而飛又嘗往友家座中曰君能取天桃否禹治即取細繩數百把向空擲之高入雲霄裊裊而垂令童子緣繩而上曰繩盡處有碧桃可摘下座中但見童子漸漸沒入空中移時碧桃和葉和實亂落庭中竟取啖之甘液淋漓俄而赤血自空点点

而下禹治驚曰此少年拖者告上帝殛此児俄而臂脚身頭相繼墜地坐客愕然失色禹治徐歩下去収拾四體若有連續之状有頃童子倏然起座客大笑後以左道惑人逮繫信川死於獄中太守使之埋之及親戚移葬啓棺只空棺矣○五山説林曰先君言一日禹治来借杜工部詩一帙先君不知其死而借之後聞之死已久矣
成守琛字仲玉号聽松思肅公世純子也静庵門人○先生〻而異凢儼若成人天性至孝族黨稱為孝児年二十二丁思肅憂思肅之終也先生中夜禱天請以身代其進溲咒必自執血濃手掌淋漓毋夫人閔其不食蒸豆以與

之以其手拾食之不為不潔及絕晝夜抱棺而哭守墓坡
山三年啜粥客有過廬投詩曰成門有二子孝行繼家君
啜粥誠横日焚香笑徵雲禮神朝與夕謁墓曉兼曛一法
朱文制當今此始聞與弟守琮遊於靜庵門識者以英達
許其弟至於純厚和粹咸推先生自号坡山清隱改以牛
溪閑民好看淵明詩有曠世相感之意庭有一古杏一日
尚公震擢公擻同訪顧杏不見怪問之答曰天寒斫為薪
尚公笑曰主人之貧禍及庭樹（　）中廟辛丑薦遺逸慕齋
欲薦先生問于洪奉世洪曰成某年垂五十不求聞達徵
辟之下難於去就相公亦被逃名之誚不可也資高學成

守先善道此人當之慕齋曰止此已而乎其見重如此先是太學欲疏孝行于朝尚公震居上庠止之曰將期大成不可使一善早聞於世也　明宗壬子拜主簿八城之日改宰禮山謝恩而不之官庚申復徵為司紙公年已六十八首相尚震抵簡使来謝先生答曰昔文立之不薦程頊知其謙退無復當世之意也今公非知我者歟竟不起家在白岳下黃昏獅坐忽有一物紺衣散髮瞋目如環羶臭觸鼻先生曰人鬼異路其速去倏然不知所之篤室松林中扁以聽松聘家舊業在坡山牛溪下卜扁曰竹雨以為終老計○嘗自贊曰其容槁枯其皃亦古行年四十猶一

布衣初心不撤終始無違宅邊有桑不養蚕曰緑葉成陰
清風徐来如此足矣巖縫手植瘦松歳久蟠屈日〻撫
玩郭侚瑜訪而不遇題一句曰殷勤好在两株松歳晚風
霜不改容蓋比先生勁節云◯臨卒子渾請益先生曰吾
言在今日至此復何言悠然而逝遠近歎曰山林空矣家
無儲將鬻田而葬諫院啓賜槨一部且命京圻優賜葬未
後渾誠罕典也◯聴松外舅只有庶子遺命以先生次子
奉祀先生曰外舅有先考非外孫所冝承祀請于妻母金
氏取同宗人為後金不從又勸以庶子奉祀◯公筆法奇
古老蒼妙若化工可想風標之出塵有人請書其先祖墓

碣其文乃李季甸所撰也先生曰予知李季甸所為予曰
不知也曰南秋江許翊傳載此人之事遂不復言其人悟
其意不敢復請○震岩雜識曰聽松雖隱居高蹈絕無矯
激意亦無虛曠病在同時諸賢中最近中正此一傳而至
牛溪歟○先生弟守琮字叔玉學者稱為節孝先生孝友
天至靜庵每論當世士以公為首己卯秋別試靜庵貞愍
與南袞知貢舉靜庵見一試卷曰如此文非成某不能作
公適以三中得參及禍作後啟咎靜庵以文理不屬白削
榜名而黜之公端居韜跡絕意仕宦至丙寅公之子耳上
疏陳冤命賜紅牌公之沒也耳纔三歲矣○公友李滋洪

奉也得慕齋文表其墓

曹植字楗中号南冥　贈大諫少業科舉一日訪成守琛

於白岳峯下見其謝絶世故心樂之遂改鄉居智異山下

危坐一室遇睡則按劒不寐有壁立氣像嘗自佩金鈴子

号醒〻子時振以嗅聽曰學者無着睡思索之工於夜尤

專云名其亭曰山海堂曰鷄伏舍曰雷龍架八九椽扁曰

天山齋嘗書曰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粮以示必死

無还心如此厠殺可言吾心有汗馬之功今之學者高談

性理無實行於其心如游通衢大市見珍寶奇玩空談高

価不如沽得一尾魚也〇中廟累徵不就〻亦即還　明

宗壬子與成守琛應薦上疏曰　慈殿淵塞只是宮中之
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先生之一孤子也　上以為
辱及　慈殿乃震怒將罪之左相尚震使李濟臣抽宋史
英宗記歐陽脩告慈聖太后陛下深宮之一婦人語以啓
曰專襲古人告君極言孤危之勢非慢語也竟不罪◯宣
廟己巳以典籤召不就疏請献正心二字以戒献身陳時
弊十事臨終謂學徒曰後人以我為處士可矣目以儒者
非其宗也妾請入訣不許而終無嗣以家重付弟桓只有
外孫女金宇顒郭再祐◯鯸鯖瑣話曰一齋與南冥少日
友也承召會于一處南冥譏一齋曰恒之乃大偷賊也我

則爲汝大倘輩所引者也方其命召一番諸人也議者以爲林下賢無如曺某請并召故南冥之語蓋善謔也石潭日記曰曺植遯世獨立真是一代之逸民也第於學問無實見䟽章亦無經濟之策門人推重至謂道學君子誠過矣星官南師古嘗語人曰今歲處士星無光不久植沒植可謂應時非常之士哉○滄堂雜篇曰嶺南則退溪南冥門脉稍異退溪門下西厓鶴峯栢潭最有名而仕宦不復學吳德溪最高遊而先生門早卒趙月川士心不附無弟子南冥門下寒岡東岡爲最孫軒爲高弟嶺南之學正於是矣南冥言論風采雖動人弊亦不少遊其門者皆尚氣

甚則爲仁弘不甚則爲崔永慶省鄉之門出李斯有所自

也象村雜記曰南冥高蹈義文章亦奇偉如請者千石鍾

非大叩無聲萬古天王峯天鳴猶不鳴不徒詩豪壯亦自

負不淺[illegible]惟一傳而仁弘做得許多刑殺璘了百年倫紀

爾然龜山之陸棠奈何乎哉○東岡金宇顒撰行錄曰三

足堂遺之栗先生不受以詩復之曰於光亦不受此人剡

道原所以胡康侯至死負不言又謂宇顒述曰天下第一

鐵門關是花柳關汝等能透此關否此關銷鑠金石汝輩

平生所操到此想銷鑠無餘矣○寄齋雜記曰書彥亨爲

端川倅姜渾爲鏡監書與姜爲竹馬友書嫉惡好善由銓

郎至執義嘗見姜在廢朝所爲憤疾之丁卯改辰間在端川聞姜按鄧到郡遂治行具戒家人備濁醪一桶吏來言監司將近當祗迎曰稱病日暮以紺色直領曳分奮卒一奴携桶直詣上房呼曰渾之何在姜亟起開門迎謂曰吾在此〻〻極有欣色書曰天寒乎可飲遂自取大杯飲之無看曹亦自酌而飲曰子之前日所爲拘束不若僕欲貽書絶之久矣故舊之情欲一見大責而絶之今日相見明日我當去矣更飲一盃又連饋三盃姜低首垂涕而已明日曹遂棄官去即南冥大人也其義氣激揚之風蓋有所自云

成悌元字子敬自号東洲笑仙大提學石璘後校理聃年孫瑒庵姪宋圭菴妹婿公年纔志學聞柳藕得寒暄之學挾大學請教潛心服膺至於醫卜地誌無不涉獵丁母憂三年不脫經帶推祖業田若家與寡妹身歸公州尤甞饘粥不繼怡然不改地主高其義聞于朝擧遺逸六品職明宗壬子與聽松南冥應薦除主簿成拜報恩設施有方流三四集常投紱老幼号泣圍繞還縣〻在俗離山下暇日屛騎從嘯傲山下考寂命陞叙經還舊居○公爲報恩大谷贈詩曰拂衣長嘯出風塵放跡東洲作逸民宝玉埋山難掩彩神龍蟠澤未藏鱗芳名上徹勳華耳寵爵超加

釣寄身孩嶽千秋灵鳳去煌〻重見羽毛新○嘗與一僧
較不眠十五夜僧到十三夜不覺沈眠公徹十五夜眠食
如常○東洲嘗遊山過西原主牧以一侍児從之東洲與
之周遊積以時月同床而不犯東洲到山水清絶處即模
画又賦詩焉幅末出山之日至數十紙謂其妓曰吾不犯
汝而人必以汝為吾所眄而不顧汝〻之生理只在此紙
持以示人〻必恤汝矣其妓名春節乱後成監察會清牧
酒場命召之其妓年八十餘涕泣曰不啻今日見東洲之
孫也自言雖不蒙東洲一眄何忍負之終身不改以其詩
画帖示諸名勝過此者莫不厚遺以資活乱中失其帖云

東洲嘗與土亭訪申翰林遵美亭小酌有一男子善謳未盡曲東洲遽命止還送其家座中惟問之東洲曰聲凄咽似有喪故也俄聞其人聞母訃○東洲在報恩時訪大谷南冥花潭土亭亦至連床數夜語李東皐聞之曰當時應有德星動於天矣○東洲大谷皆在湖西名并一世士大夫皆尚之退溪獨不取曰皆老莊爲祟仁弘以此攻退溪云南冥入俗離山訪東洲臨別期以明年八月十五日會伽倻山海印寺及期大雨連日南冥冒雨及至寺門東洲已到方脫簑衣云

趙昱字景陽号龍門又号葆真菴養心堂晟之弟也年十

餘從文士泛漢江作詩曰青山面面立漢水悠〻流歲洋
山水間誰是知音者十九中　中宗丙子生進從冲菴沈
潛研究靜菴並稱之一日夢見朱子感而作丙絶以寓志
神武禍作欲上疏卞理末上以門生繫獄以年叙少脫禍
作辞悼之曰而雪交紛兮陰霧凝平路險隘兮山崚嶒〻
下土茫〻兮不見日鳳鳥飄〻兮焉可憑蓬蒿棘林兮萬
里思飛騰○与其兄晟等室翔寧人以比二程自越金丙
賢沒後泊然無當世之念後黨禁稍解與戚守琛曹植以
德行薦累拜齋郎爲親或就及母下世遂卜居竜門山下
号其洞曰遯村名其堂曰洗心有終老之志○明宗壬子

宰長水乙卯倭寇猝至主帥蒼黄唯以殺戮立威公爭之師感悟止殺賊退解印啟竜門归居◯嘗過文憲書院諸生請題名於尋院録以題一絶曰客路棲々久未還天教看盡海西山不須姓字留書院贏得狂名滿世間

李恒字恒之号一斎星州人豪逸遊俠有横騖萬里之志角觝弓馬冠一時聞有剽賊叛奴必往制之早業武擧年二十八九伯父判書以呵警之矍然驚惕立謝其黨乃折節讀大學從朴松堂或誦或思嘗於馬上執簡沉思犯徯路僕繫馬而莫之覺其刻苦類此嘗過隣家見壁揭朱子十訓慨然曰幾失此生乃發憤求道◯丙寅薦授六品入

陳道學致治事——

中廟嘉納之以白衣特授林川六月而棄故後以掌令樂正等職累召不起○宋圭庵曰一齋宗钱何必藏張橫渠○麾豹一斑曰一齋講學士子多集先生詩云昔共山斎樂今逢水石隈潛竜卧幽窟飛鶴上雲至溪迹工夫大當官教化脈論談情不盡臨去更徘徊吾先子宋純次曰簪盡陪高蹈相携坐水隈秋山明錦綉古寺隱樓臺未見深源情難將事業脈何當按綫去歲暮共徘徊滓壇雜著曰湖南上道有一斎下道有高峯〻〻早世不及講學一斎弟子唯金千鎰以鄙著而条則無傳鄭汝立出於其後與李

潑鄭分清和應為一道無賴渕藪
成運字健叔号大谷又号鍾谷辛卯中生進時兄己卯斬
伐之後儒服弊地先生作詩悼之遂敗俗離山下為終身
詐　明廟朝與南冥諸人同被召官司贍正卒年八十三
先生自以非宗嫡不立後取夫人之兄金天富子可幾養
而教之又娶仲氏為乙巳權奸所螫而一女無依以可幾
妻之托以後事可幾服先生以碁叅至其子之身◯凡遇
字仲禮薦為參奉丙午全啓以護柳灌亦百嶺林流賜死
公自是絕意於世◯退溪每稱健叔清隱之致令人起敬
南冥每稱健叔如精金美玉◯澤堂雜著曰大谷集虛夫

贅醉鄉記歩皆方外語也南冥大谷曠世高士方丈俗離
爲東國箕潁不幸鑄一仁弘污穢清風豈不爲千古笑端
乎象村雜著曰大谷詩如其人冲澹閑雅如春服祓身難
袖短古琴便手七絃長十年嘗盡山中藥客到時聞口甚
香送南冥詩曰冥鴻獨向海南飛正值秋風落木時滿地
稻粱鷄鶩啄碧天雲外自忘機
成先諱字和仲號板谷又梅谷大谷之姪隱居尙州圓通
山植梅花爲逍遙之所詩曰梅花莫歎小花小風味長乍
見林外影時聞月下香○栗谷及鄭相芝衍李青蓮後白
累薦之除齋郎師傅泰仁皆不就○尙州影堂

閔純號杏村又習靜花潭門人嘗為持平疏論國喪禮制
宣廟行之此有功於世道處朋黨之世不入是非中退放
免名終當為花潭門人第一也
金謹恭號惕菴花潭門人宋圭菴庶妹夫
朴枝華字君實號守菴庶人也博學文章明經授徒與徐
孤青皆花潭門徒也亦頗好恠世以朴為仙去徐有前知
之術聞花潭風者大槩如斯朴瑟僩為北伯盧相思慎來
別林白湖亦來贐詩盧相索見之以便面吹送之朴曰君
實亦送別章盧相索見之一聯郵館夢回清献鶴塞垣霜
落晏嬰裘蓋朴以簠簋請出補也盧相嘆賞累稱君實君

實白湖大沮◯壬辰亂永平白雲山溪樹小紙書杜律曰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衰疾江邊卧親朋日下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真盧出守庵景像盖借而自輓也友人鄭宏得其詩尋入淵中公跪潭心顏面如生人謂水鮮也◯初 宣廟癸未有神降于甲山雖盱然鉅甍蓬駁公聞之曰後十年東方大亂壬辰果有倭亂◯公與北窓交相善古玉師事之

金範字德容號后溪 中廟進壯從南冥遊與一齋同被召官縣監◯子弘敏弘徽

南彥紀號考盤堂在六代孫進士學行召不起

林薰字仲成號曰怡堂又 枯査翁居安陰葛川洞又号葛
川官判决事以經明行修薦拜縣監與一齋大谷洞被召
進修身之說嘉納之賜椒與酒○弟芸叅奉號瞻慕堂兄
弟居憂盡孝命旌兄弟閭○與盧玉溪曺南冥及退溪相
友善
李至男號永膺河西門人也嘗對策極言權奸濁亂考官
不敢取○母疾嘗糞呼天請自代母夫人夢自天曰汝兒
至誠已許自代公侍藥嘔血不救○子基稷基卨亦至行
基稷哀毀卒妹處子亦毀死基卨號蓮峰朴守菴門人以
孝直授縣監遇忌櫬雖不得閉門自責雖入廳中嘗割行

遇賊守殯號哭賊感之而去殯幕失火以身蔽火忽反風
滅火反正後首擢掌令至承旨不就
權春蘭字彥晦號晦谷少從具栢潭學又就退溪請益著
進學圖孔門言仁録◯嘗守永川俗好淫祀公令曰鬼能
死人吾亦能殺人妖遂絶◯鄭寒岡治安東官舍有花名
妓女者命剪去之晦谷問其故曰惡其名也曰苟意有守
雖西子南威尚不能移何畏假其名者寒岡服之◯宣廟
以玉堂屢召不起 上曰權不肯仕豈以吾為不足有為
乎
徐起字待可號孤青樵老百家衆技無不涉獵尤慕禪學

二十餘始遇士亭盡棄其學而從之與士亭周流四方登漢拏山還士亭令就學于履素翁之門又從徐花潭學三年返于洪州鄉風鄙惡欲作呂氏鄉約作講信堂惡少潛火其室遂挈妻子入智異山孤雲洞結廬力田煮山梨以充飢講學不輟遠方之人聞風負笈各作書室數及隣寺公恐緇徒怨罷之居于鷄竜孤青峯下來者日益衆任朱子書院謂〻教誨○丁亥倭酋遣使來覘重峯疏論且斥李山海之誤國　上怒焚其疏重峯退攸歷訪公〻責曰今日欲為陳東潛庵之疏乎輒面壁不語重峯乃自讀其疏讀未半公起立再拜曰賴公此疏吾東免為夷狄矣○

尤菴集曰徐孤青是沈判書忠謙賜奴也沈公不但免放
而呼之必稱處士一時語曰非奴之賢主之兵尤可尚去
判書沒後其夫人嘗以事杖之翼日喝道者頻々到門夫
人怪而問曰無主人之家何為有車馬聲耶婢曰客為見
起奴而來矣夫人招起問之對曰嘗納拜於士大夫兒矣
聞小奴之受罰而來見矣夫人曰然則汝必識字須教兒
輩可也乃命兒子受學於起々輒俯伏教之兒或不遵教
則起請判書祠前伏地而命他奴杖之兒孜々為學以至
登科即南坡相國也南坡顯達後欲為放良起辭之○湖
西人立孤青祠守庵銘其墓曰嘻待可生于東劬墳與賁

厥躬一片名守幽官江有月山有楓
李楠清州人狐青弟子也又從玉亭遊藏名遁去者也鄭
之升避亂錦山谷中不得食將死楠遺數斗米一榼酒戒
兮促行同遲則無及矣其兮至則果闔家飢不能起已數
日矣即解其酒灌之為粥以食之得全後楠不受謝愚伏
聞其名至清州求見楠不見也其子茂竹居清州青川縣
墨井里年幾八十云○　鄭之升字號叢桂堂北窓先生姪也
丙寅命拿松京儒生既而釋之初松京民俗好神道作祠于
松嶽名大王祠事之甚勤糜費不貲男女混處多有醜聲儒
生輩發憤焚祠毀像識者快之時　大妃使中官往止之儒

生不聽 上拿來欲治之廷臣館伩上疏爭之乃釋之◯兩
宗禪科普雨殺後尚未罷至是兩司啓罷之◯內需司用印
頒有作威之弊兩司啓去其印信◯是年太白入東井鎮星
入太微西垣太白晝見九一月東南有星狀如長星廣三四
尺長五六尺上廣下狹明年大喪
丁卯六月二十八日 上昇遐 王妃申乙丑之命迎河城
君入承大統上三年喪畢追慕益切猶不御華美之服恒有
羸疾又當盛暑大臣請勿躬行祔祭不從力而行之因勞劇
疾革六月二十八日猝重醫官問于藥院提調沈通源曰欲
用野乾而不可擅沈問于領相李浚慶〻〻曰疾病用藥豈

有上下當隨症用之左相李蓂曰豈無他藥用此陋物議不
一日午大漸雖　野乾未及進○東皐行狀曰　上命李
浚慶升御床執手流涕浚慶亦泣曰儲嗣未定速定大計
上已不能言舉手叩向內屏而已浚慶知　上意稟于內殿
事急不暇書啓直以言請于　中殿曰後嗣有預定　內殿
必有與聞令　主上以手指內為啓　中殿在屏內親教曰
乙丑大漸時定於德興第某子矣浚慶請于　中殿命召他
大臣及三司使史官特書德興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
二字跪舉于玉几前曰因　上旨稟于內殿〻〻之教如此
敢稟　上含淚而頷之仍屏避浚慶即令侍衛備世子儀物

迎嗣王于潛邸○上孝友聰明出於天性上國人自虜中逃
来鮮送一千二百十六人漂流人刷還六百五十四人廟社
之禮嚴畏如臨事 母妃委曲承順三時問安終始不廢事
仁聖王后仁廟妃也如事母妃宗室諸親恩施有差侍任輔相有
事必諮後宮宦侍不與親昵勵精圖治惟日孜孜崇仗雅而
喜文學尚風化而重節義暇日引諸學士從容揚確或召儒
生於便殿講論經旨優者賜出身遇災恐懼臨民惻怛欽恤
刑獄鎮撫軍卒法所當加無撓於勳戚害所當袪益決於異
教憂勞成疾奄然薨逝臣民之痛曷有窮哉○明廟不豫時
靡堪沉欝命倡優陳戯 上未嘗一笑倡優乃請爲吏兵書

都目政閒坐注擬之際所謂吏判舉帳謂兵判曰大監聽之乎吾有孔子不文不武實無可用才第其叔為吏判徑不改一名於心不安聞四山監役有闕大監思之兵郎聯目而笑曰如教須吏兵判舉帳謂吏判曰大監聽之乎吾之第三婿才地人物與大監之姪甚為一駄者吾坐此地不改女婿之名事甚不宜聞繕工監役有闕大監思之吏判笑曰吾敢不從俄而望筒下俱受天点吏判喜謂兵判曰吾徑為之角婿做之兵判大笑曰勿言〻〻搜手之事何難〻〻上為之大笑〇石潭日記曰　明廟之喪當以十月葬日官以為不吉大臣以九月卜葬乃第四月也生員李愈上疏譏渇葬　王

大妃教曰日官之言何足取信足于十月也領相李浚慶左
相李蓂啓葬不擇吉恐未安　大妃乃從之諸侯五月而葬
禮也古者未聞擇月也　慈殿明㫁正理大臣不能將順無
識如此○天使許國魏時亮入境聞國喪兩使大有疑懼色
曰今國君無嗣而薨國內無事未可必也吾輩還爲越江待
國事有屬而来頒詔似當副使曰國必亂矣吾輩弃君命於
草野不若死頗有自慶之意仍問伴使曰相臣當國者何如
人也以文章爲之耶以德望爲之耶答以文章德望國所倚
重者兩使喜曰然則無患也在路徐行見國報而来頒詔云
時相李浚慶也

明宗朝

相臣録

領 李芑 字文仲号敬齋乙巳偽勲追奪苻凡

左 黃憲 字彦規被褒吹嘘聑顯追奪偽勲後元衡喉唳復昌効放歸

領 尚震 字起夫号松峴又嚮日堂凡杖謚成安湖堂命製悼老德大臣為題

領 尹元衡 字彦平乙巳禍士林與凡元老爭權殺之朴淳李鐸劾放黜死

領 李浚慶 字原吉号東皐凡杖謚忠正仁孫玄孫受顧命迎立 宣祖

左 李蓂 字亮端号東皐謚貞簡癸丑言乙巳冤即超刑判

文衡録

鄭士龍 字雲卿号湖陰蘭宗孫光弼侄判書

左 鄭順朋 字耳齡号省齋 追奪

領 沈連源 字孟容号保庵謚忠惠元衡勤録偽勲對家人流涕

左 尹漑 字汝沃号晦齋參偽勲凡杖

左 安玹 字仲珍号雪江謚文僖國恤心喪特加正憲

左 沈通源 字士容文胆附元衡探七敗放歸連源弟

領 權轍 字景由号 謚康定元衡黜後特批大拜命黃門扶服

洪暹 鄭惟吉 并見 宣祖相臣録

朴忠元 字仲初号駱村又靜觀生壯重壯吏判

湖堂録

尹春年 字彥父号滄海吏判附元衡削

韓智源 字士達吏佐

沈守慶金貴榮朴淳李陽元李山海 見冢相相臣録

柳順善 字純仲号素齋重試監司

金質忠 字直夫翰林

金繼輝 字重輝号黄岡大憲

李樑 字公擧吏判竄死

梁應鼎 字公燮号松川府尹彭孫子

尹絜 字長源号醉夫修撰乙巳禍

朴民獻 字希正号正菴花潭門人生壯刑參又号督俗軒

許曄 字太輝号草堂監司子篈筠

金弘度 字重遠号南峯文壯

尹毅中 字致遠号駱村參贊衡子善道祖

安璲 安汝佩号滄浪弘博

朴啓賢 字君沃号灌園禮判

洪天民 字達可号栗村都承旨春卿子

姜克誠 字伯實號醉竹舍人希孟玄孫

姜士弼 字大猷監司

李後白 字季真號青蓮吏判

高敬命 字而順號苔軒工議壬辰殉節

辛應時 字君遇號白麓副學

尹根壽 見宣祖文衡錄

柳㙉鄭澈 見宣祖相臣錄

李珥 字叔獻號栗谷贊成

清白錄

尹釜 户叅

朴應男 字柔仲號退庵又南逸大憲

崔顒 字京甫號南岡禮叅

丁胤禧 字景陽號顧庵重牧監司

奇大升 字明彥號高峯副學

沈義謙 字方叔號巽庵青陽君大憲

具鳳齡 字景瑞號栢潭吏叅

李海壽 字大中號藥圃副學

鄭宗榮 字仁吉號恒齋贊成八溪君

李世璋 都承旨

安玹 見 宣祖臣錄

勳臣乙巳錄鄭順朋等號保翼改號衛社至 宣廟朝削

廟庭配享

沈連源 見上相臣錄

李彥迪 號晦齋左贊成謚文元

科錄

崔應龍等三十三人沈守慶等三十三人金弘度等二十三人閔時中等三十四人黃瑞等三十六人金慶元等四十一人韓輹等三十三人李民覺等九人吳雲驥等十一人高敬命等三十五人閔德鳳等十八人崔岦等三十六人李廷馣等四人金孝元等四人權燧等三十四人

補遺

韓準 号南岡參贊善書

李忠元 号驛叟工判

李增 号北崖禮判鶴川 松寓塌後房

崔滉 号月潭贊成 子有源号秋峯大憲

權徵 号松庵兵判

李忠綽 号洛濱監司以詩鳴

裵三益 号臨淵退溪門人監司 子龍吉号琴易堂

郭越 号定庵監司 子再祐

朴應福 号拙軒冶川紹子大憲房應南參判号南逸

金啓 号雪江工參

朴好元 号松月堂户判

尹承吉 号南岳參贊耆社

李俊民 号新庵兵判晋州[illegible]孫偉卿後孫義豊

姜暹 号松月堂刑判

具思孟 号八谷壽永曾孫贊成謚文懿 子宬容宏

成壽益 号七峯禮參箸三賢珠玉

柳永吉 号月峯禮參

尹仁涵 号竹齋户參 曽孫鳳朝

崔顒 号南岡禮參

申澹 号漁城户參

李友閔 号守拙齋禮參五峯好閔兄

金德龍 号駱谷大憲

柳思規 号桑榆參議有集

張思重 号松嶺承旨

梁應鼎 号松川學圃彭孫子府尹

金符 号長浦聽松門人牧使能文善書好滑稽

姜克誠 号醉竹松淑齋希孟曾孫舍人

朴漉 号烟波釣徒思庵淳兄不事擧業起亭江上載舸往來晩仕郡守

權應仁

李義健 号峒隱明雜堂玄孫親沒不仕逸佐郎

柳順善 号素齋監司

梁善 号九拙齋吏參咸陽邑川祠

李純仁 号孤潭承旨以詩名

李民覺 号四屏堂洪男子參議 子廷晃兵正

丁焰 号晩軒游軒煌從房牧使南原院

梁應鮐 号盧直庵初名台探花郎放傍御賜魚

吳健 号德溪南冥門人舍人山陰院

李瑀 号玉山栗谷弟黃耆老壻蔭正書畫詩琴四絶

梁子徵 号鼓岩山甫子逸縣監无狀

申忭 号古庵

李遇春 号菊隱義健從弟无誌

宋濟民 号海狂朴祥女壻與李亭遊壬辰佐臥龍

崔雲遇 号香湖諫其叔演黨附乙巳凶從牛泉遊縣監尤表

李淑 号花岩遇春子薦仕不起堤川院

李大邦 号聞松慕聽松為号逸奉事

鄭之雲 号秋巒學術門人逃名魏藁高陽院

姜霽 号白石縣令

宣朝昭敬正倫立極盛德弘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毅
武聖睿達孝大王 諱昖初諱鈞德興大院君第三男河
東府夫人鄭氏以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一日誕生于仁達
坊大院君私邸封河城君隆慶丁卯七月三日以 明廟
遺教即位于景福宮萬曆庚寅上尊號正倫立極盛德弘
烈甲辰加上至誠大義格天熙運萬曆戊申二月二日昇
遐于皇華坊離宮慶運宮在位四十一年壽五十七皇朝賜
諡昭敬 肅廟丙辰定世室 誕十四男十一女○穆
陵楊州健元陵第二岡壬坐○初在健元陵東岡原牧沈

命世疏言地不吉有水氣及啓陵少無水氣衆議齊憤遂
移葬于第二岡

妃
章聖徽烈貞憲懿仁王后朴氏 籍羅州領敦寧潘城府
院君應順女嘉靖乙卯四月十五日誕降隆慶己巳封王
妃萬曆庚寅上尊號章聖庚子六月二十七日昇遐于皇
華坊離宮壽四十六無育甲辰追上尊號徽烈○穆陵初
號裕陵 大王陵左岡壬坐

繼
妃昭聖貞懿明烈光淑莊定仁穆王后金氏 籍延安領
敦寧延興府院君懿愍公悌男女萬曆甲申十一月十四
日誕降于盤松坊私第壬寅封王妃行嘉禮太平館甲戌

上尊號昭聖光海庚戌加上貞懿仁祖甲子加上明烈崇
禎壬申六月二十八日昇遐于仁慶宮壽四十九誕一男
一女〇穆陵大王陵左
　　岡甲坐
男元宗大王
　廢主光海君
　　信城君珝　儲慶宮仁嬪金氏出
　義昌君珖　儲慶宮仁嬪金氏出
　慶平君玏　溫嬪韓氏出
女貞明公主　永安尉洪柱元
　貞愼翁主　儲慶宮仁嬪金氏出
　　達城尉徐景霌

男永昌大君㼁 諡昭愍
元宗大王 初封定遠君
女貞仁翁主 靜嬪閔氏出
唐原尉洪友敬
貞善翁主 靜嬪閔氏出
吉城君權大任
貞 翁主 溫嬪韓氏出
東昌尉權大恒
臨海君珒 恭嬪金氏出
光海遇殺
順和君珏 順嬪金氏出
慶昌君珘 貞嬪洪氏出
仁興君瑛 靜嬪閔氏出
貞惠翁主 儲慶宮仁嬪金氏出
海崇尉尹新之

貞安翁主 儲慶宮仁嬪金氏出 錦陽尉朴瀰

貞正翁主 貞嬪洪氏出 晋安尉柳頊

義安君珹 儲慶宮仁嬪金氏出

仁城君珙 靜嬪閔氏出仁祖 戊辰賜死復官

興安君瑅 溫嬪韓氏出逆 变附賊縊殺

寧城君㻑 溫嬪韓氏出

貞淑翁主 儲慶宮仁嬪金氏出 東陽尉申翊聖

貞徽翁主 儲慶宮仁嬪金氏出 全昌尉柳廷亮

貞謹翁主 靜嬪閔氏出 一善尉金克鑌戊辰獄死

丁卯七月三日上即位于景福宮先是 明廟教諸王孫于

宮中一日使着翼善冠曰欲知汝頭大小也諸君以次着之
宣廟年最少兩手奉冠還置御前扣頭曰此非常人所可着
也　明廟驚異曰然當以此冠遂給汝也因問君與父孰重
令書以對則曰君親雖曰不同忠孝元無二致　明廟大奇
之遂定傳授之意乙丑　明廟不豫儲嗣不定中外遑遑閔
箕時在卿位密謂首相李浚慶曰公何無社稷憂也李相大
悟入請繼嗣　天語不可辨　仁順王后曰順懷卒後上
見德興第三子歎曰真人已出我子宜死浚慶曰天意在此
遂庵衛于　宣廟潛邸　明廟不知也疾間聞遂李公頓首
曰　玉候違豫臣不得不為宗社計　玉色不悅曰予豈至

於死而大臣預為此事歟閔公自袖中出大學衍義定國本
卷進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計若見此書聖王自當知之 明
廟諦視色始康曰首相可謂社稷臣矣仍命講衍義賜閔公
豹裘别擇師傅教誨丁卯 明廟疾猝重六月二十八日夜
三更 中殿召大臣李浚慶沈通源等與承史入寢殿 上
不能言浚慶大拜曰臣等來 上不應乃啓于 王妃妃答
曰乙丑曾得 上旨當以德興第三子為嗣浚慶召注書尹
卓然即簾前書之卓然書第三之三字以叅於是二人拜曰
社稷之計定矣二人出左相李蓂亦會賓廳是曉 明廟昇
遐右相沈通源 仁順王后之叔父也以藥房提調在闕中

恐有異議密使鑽其門遂定策使都承旨李陽元同副朴素
立注書黃大受及侍衛將士迎　上于德興邸黃大受執陽
元帶曰何不問當迎某君耶陽元曰已定之事不須問大受
曰雖已定不可草〻乃問大臣〻〻曰河城君也大受書于
紙擘而示袖出至闕門無馬陽元欲步進大受曰雖倉卒不
可失儀乃得馬從至邸則侍衛未集雜人攔入陽元不明言
迎某君只呼　上舅鄭昌瑞通謁而已大受曰古人有褰簾
然後乃拜者宮中有王孫三人豈可不明言乎陽元不從問
昌瑞曰何君裝束昌瑞曰河城君也大受復力言當先見天
顏陽元等乃請見時雜人言扈衛從者當錄功紛集記名以

授官奴〻〻授大受曰嗣子命藏之大受不受曰嗣子今日
豈有命耶李斯文至剛後至呼曰小人亦来矣大受曰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姑退人多快之宮奴乃授素立〻〻受之陽
元等皆服黑衣侍衛皆服吉 上方遣河東府夫人喪白衣
烏帽乘肩輿入哭臨于大行遂即位素立以錄名紙至敦
院人多譏之素立謬曰吾以爲扇封耳後臺啓劾罷陽元焚
其錄若潭日記曰陽元不言迎某君之意謀身計密矣此時人
心危疑倘有奸人陰主他王孫變生意外則迎河城者能免
誅乎聖主初薨四境喪考而至於嗣子着白衣侍衛之臣服
吉何也彼其之子平日呼唱自謂不後於人及其倉卒顛倒

失措尚何足云此時嗣位纔定人情大安者是李浚慶鎮物之功也涪溪記聞曰東皐既受顧命出坐賓廳令兵曹整部伍禮曹修迎立儀都承旨李陽元請名三司叅預東皐厲色曰我以首相親承遺教君招三司將欲何為李公惶恐失措宣廟即祚有欲罪李公者東皐折之曰李公只欲敬慎大事而已豈有他意議遂沮李公終不自安求出安東府使 宣廟不以為嫌竟至大用

李浚慶字原吉號東皐逌村集後官至領相賜几杖遂清白謚忠正配享 宣廟○公就學于灘叟李延慶得聞靜庵經綸自少負重名為金慕齋鄭文翼所重○中宗丙戌

生員李宗翼疏請放已卯竄人時宰喉臺欲殺之公與叅
判李思句言不可罪○嘗玉堂夜對言安處謙獄被謫者宜
釋之忤安老坐遞○仁廟時公以建儲之言忤於芑百齡
等出為西伯○明宗庚戌為陳復昌所搆謫報恩○明廟
乙丑與閔公箕贊建儲丁卯定策退溪啓曰李某當危疑
際不勞聲色措國勢於泰山之安○公為領相都堂弘錄
圈点時以筆抹其子德悅名曰吾子之不合玉堂吾知之
詳矣○石潭日記曰白仁傑請雪乙巳冤浚慶諉以不敢
輕議其荒甚矣又曰浚慶無經濟才因循架漏士林矮之
奇大升尤蔑侵語浚慶啣之與士類不合創論朋黨之事

卒之誤君上以喪邦之言遂失令名惜哉定齋集曰浚慶誠賢相功在社稷顧其驕亢不喜儒至斥李滉爲山禽野獸其識見如此其遺疏則意在打破朋黨而適啓人主疑士類之心新經己卯乙巳禍聞者寒心李珥之疏豈得已也

李潤慶字重吉號崇德齋官判書謚正憲嘗駁李芑出爲星州士民心服有雲間李使君之謠公之子中悅與李煇私語犯時忌乙巳禍作中悅欲以煇言告變自明稟于公公曰身死雖可惜朋友豈可背乎中悅問于浚慶浚慶曰不可爲朋友自就死地中悅乃告于朝亦不免死公爲完尹乙卯倭寇浚慶爲都巡使逗留駐錦城貽書公曰賊鋒甚

銳顧兄勿進公荅曰受國厚恩宜以死報遂赴靈巖得捷
獎諭陞秩人皆知弟劣於兄及判兵朝野喜得人 上以
西為重命公出鎮公久病羸悴卒于公館
閔箕字景說號覗物齋官議政謚文景○己卯之後人皆
以學為祟莫肯從事公慨然携書栖山沈潛理會六七年
就質慕齋〻〻歎曰閔生非世儒所及學韓愈者也乙巳
之禍遭艱居外而免洪男之獄為問事郎陞堂心傷其冤
且愧其陞而不敢言丁卯入相戊辰經席極陳其獄冤
上納之○元衡擅柄公以吏叅極論放逐大奸朝野清明
及上疾篤公以大學衍義定國本一篇袖呈首相李浚慶

贊定大策 宣廟首擢公入相○石潭日記曰閔箕雖爲
時論所推許貪財好色外若扶植善類内實顧瞻不知者
皆以賢相稱之許曄以學行指箕未知何事歟南溪集曰
閔箕清修好善殆 明廟賢相也花潭每稱其賢退溪狀
其行稱道東皐相之所讓功也石潭論貶太過世稱閔家
與白休庵家對門二婦人相失有此詿誤豈或然歟
上卽位時年十六動遵禮法不與宦侍接言 上之乳母乘
屋轎入謁 上叱曰汝豈乘轎耶命出之乳母步還○初定
垂簾儀 上坐于簾内大憲洪暹啓曰人君當正位南面今
者 慈殿坐内 殿下宜出坐簾外從之 仁順王后問垂

簾久近大諫白仁傑曰嗣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可以久聽政
仁順不悅未幾撤簾
命釋乙巳謫人之存者如盧守愼金鸞祥柳希春不次擢用
還給宋麟壽等職牒金明胤削出○贈趙光祖李彥廸栦橃
議政追削南袞官爵
戊辰二月日有青暈白氣如虹貫日 仁順大妃還政于
上命撤簾曰女主為政大本未正日変由未亡人之聽政也
○命薦遺逸京監尹鉉以成渾應命
己巳追尊德興君號大院君鄭氏封河東府夫人子孫襲爵
依大君例四代後世襲都正四時祭牲自官給○後至丙午

領相柳永慶諷金稽者疏請崇奉希望之徒爭相附會李白
沙恒福曰此事在上行之者哀安桓灵在下非之者周張程
邵也事遂寢大院君即 中廟昌嬪安氏出也嬪父安坦大
寒微人性淳謹自嬪入宮愈益謙恭及嬪生子遂杜門不出
宣廟入承大統安公處地尤尊而身不着紬緞 宣廟欲賜
貂裘安曰我賤人着貂裘死罪違君命亦死罪寧安分而死
宣廟知其意不可奪命家人稱兒狗皮進之時安老病失明
以手撫之曰尚方狗有別種耶何其毛最細也 宣廟未嘗
加一官蓋不敢私也廸順副尉告身亦原從例得也至 孝
廟追贈右議政

是年冊朴氏爲王后后之父應順例拜領敦寧應順弟應男
有時名處要地與沈義謙甚密朴氏之冊封義謙之功居多
云
贊成李滉承召入京上封事累千言又進聖學十圖未幾以
老病乞退 上問所欲對曰士林之禍起於中葉癈朝戊午
甲子 中廟朝己卯賢人君子皆被大禍 明廟幼冲權奸
得志士禍不忍言矣臣以旣往言之欲爲將來戒上曰無可
薦者乎曰李浚慶柱石之臣奇大升理學之通儒也○石潭
日記曰李浚慶居首相不能引君當道驕亢自高沮格儒者
之議奇大升才豪氣麤自許太高若得君則執拗之病將以

誤國矣以李文純之賢所薦如此豈不難哉
李滉字景浩號退溪先生眞埴之子　中宗甲午科官賛
成　宣廟庚午卒年七十贈領相諡文純光海庚戌從祀
文廟○先生少時赴舉在途討店歇僮僕取人田中青豆
打飯以進先生麾之不食此雖微事可見志操　明廟乙
巳拜司僕正李芑等排陷士流先生亦削奪已而芑復請
叙蓋芑之侄元祿素敬先生力言不可害也辛亥薦拜大
成未幾謝病歸左相尚震啓李某持身清簡宜徵之知經筵
趙士秀啓某之爲人可扶頹俗　上手札諭曰子雖無周
文之德鄉豈好富春之節云云○先生歸禮安築室退溪

之上後更卜陶山之下為終老計綸命屢降堅卧不起明廟以招賢不至嘆為題命延臣賦之又命厲山君宋寅使畫陶山。又書先生陶山記及詩篇作屏簇以進丙寅特陞判書典文衡又固辭還 宣廟即位以禮判召至先生自度不堪大事又見世衰難以有為遂徑歸 明廟山陵已迫不會葬而歸人皆疑其去就先生曰昔考亭以煥章待制不待孝宗發引而歸義所當去不得不爾陞拜貳相促召者四懇辭遞付中樞又辭不獲入京日走卒擧手曰退溪至矣上亦不名呼以判府事疏陳六條重繼統杜讒間親聖學明道術推腹心誠修省 上御筆褒之拜吏判 明廟當祔廟

先生欲於此時正　太祖東向之位昭穆南北之序大臣
禮官以爲不可先生上劄乞退出宿東湖士大夫有職者
無不掩泣先生寢疾謂子寯曰毋用禮葬陳疏固辭且勿
建碑只題小石曰退溪晩隱眞城李公之墓㠯臭自銘曰
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晩何叨爵學求愈邈爵辭
愈嬰進行之路退藏之貞婆〻初服脱落衆訕我懷伊阻
我佩誰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寧知來世不獲今兮憂中
有樂〻中有憂乘化歸盡復何求兮所著續伊洛淵源朱
書節要經書訂議啓蒙傳疑理學通錄及本傳行于世安
東禮安皆立書院○癸酉諸臣請謚　上以無行狀不許

栗谷以承旨啓曰　殿下於已死之賢猶靳褒崇四方疑
殿下無好賢之誠其害豈淺哉○金鎧不喜道學先生退
鎧語人曰景浩此行所得不少暫留京城手握一品告身
而歸豈不充然乎○南溪集曰慎齋赴召余往拜語間曰
癸亥余爲扶餘守睦公長欽爲石城守睦曰君西人之論
以吾退溪謂如何余曰吾輩所尊無如栗谷栗谷在石潭
議立朱子祠以靜庵退陶配之此可知吾輩論矣睦聽訖
欣幸有若以退溪爲自己私人可笑余曰退溪豈有未洽
於公論乎曰非也昔在中廟論鳳城時退溪爲館職弘文
館劄中列名以進人或以此爲毁但其時退溪年少未學

恐或有此而何可的知也且曺南冥最輕退溪見退溪論
學文曰景浩之文今頗精鍊其輕之如此○沙溪語錄曰
畜娼與乙巳事退晦俱有過先生抑坐晦齋何也栗谷曰
退溪之失在於李少時晦齋既老而有此失也○遲川集
曰大臣言及李珥成渾從祀事 聖教有曰李珥固賢者
但有數件疵累以李貴所達袁童之說爲教臣等曰閭閻
間果有此說乃所以誘李滉至於李珥未聞如此誘也韓
必遠曰此乃仁弘構陷李滉之言也而李貴錯舉其師之
名以開今日之鬧端不幸甚爲袁童之說本爲無理不過
齊東野人之說孰有致疑於大賢哉仁弘輩讒張誣陷之

實如此○栗谷集曰近規靜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說靜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靜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樣之味○石潭日記曰白仁傑與李珥論趙光祖李滉優劣珥曰論姿禀則靜庵絕勝論造詣則退溪爲優白仁傑掉頭曰退溪安敢望靜庵乎其後仁傑謂珥有輕卒之病矣○栗谷曰諸生泛稱五賢從祀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頗有出處之可疑者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沉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表出從祀夫誰曰不可哉○疎齋集曰辛酉通信使還言倭人有木禎幹者好學許論古

今人我朝則以退溪爲首云盖似購見文集於譯輩矣外
美有如此人可奇大升字明彦号高峯服齋遵徑　明廟
戊午科官大諫諡文忠光州院　明宗朝入翰苑忤李樑
削黜樑敗始叙公　與退溪論辨義理初相支梧晚年退
溪多從公言　宣廟庚午論削乙巳僞勳公曰　先王已
定不可削公論不韙之　上亦待以尋常公失意南歸名
流出餞座客有問士夫立朝有可終身行之者公曰幾勢
死三字足以盡之蓋謂先審其幾知時識勢守死善道也
行至古阜卒○公少時曺植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時事
公亦以植非儒者兩不相許○石潭日記曰明彦氣槩豪俊

談論能伏一座人其學只務宏肆而已無操存踐履之工且有好勝之病悅人順己識者不取其為大成也命薄諸生之供以食無求飽為題使作箴諸生多不就館又以乙巳勲非偽不得志棄官而去大升雖非實才英特過人與退溪論辨四端七情之同異論議發越學者是之客於崔永慶座上吊大升所親曰斯文不幸斯人遽沒永慶變色曰明彥以乙巳羣奸為有功以南冥為擾亂朝廷以此偏見若得設施必害於政斯人之死豈是為斯文不幸乎永慶之言雖過而識者或不深非云

庚午兵參白仁傑疏請雪乙巳寃枉之人三司同啓六月丁

未巳酉罪人并伸雪李芑鄭彥慤削奪八月鄭順朋林百齡削奪庭請削偽勳伸雪二柳冤不允九月始命柳灌柳仁淑只雪叛逆之名臺諫叫閤七朔竟不得削勳至 恭懿殿大漸時始削勳䏺親乙巳禍下

癸酉命薦卓行之士以李之菡崔永慶鄭仁弘趙穆金千鎰皆拜六品官又以成運李恒林薰韓脩南彥經皆拜三品職

李之菡字馨伯号土亭築土為亭仍自号牧隱後孫也宣廟朝薦拜抱川未久棄歸後為牙山倅〇公少孤贅毛山守家出而還亡其袍家人問之曰見丐兒割分三兒矣

一日謂其先曰我觀婦門無福氣不去禍將及挈妻子而
去翌年毛山家禍作詩免毛山守　明宗己酉李洪男誣
獄辞連死○以於經傳子集無不貫穿下筆為文詞如湧
泉入試場或不製或不呈人問其故曰我自樂此身赤手
營生業數年內積穀數萬入海島種瓠割而為瓢彌數千
石散之貧民妻子每有飢色國內山川無遠不到或浹旬
不火食或盛夏不飲水往往為駭人異俗之舉布衣草鞋
負諸而行或傲遊士大夫間傍若無人乘一葉舟四隅繫
大瓢三入濟州無風波患行為鐵冠脫而炊飯洗而冠之
有詩曰萬里行裝賤脚健百年身世一瓢輕嘗誨子弟家

戒女色曰此而不嚴餘無足觀入濟州之官聞其名擇美妓薦枕指倉穀曰汝若得幸於李當賞一庫妓必欲亂之乘夜納媚竟不污○土亭有避世高標退溪高其風而與之友稍以性理之說開之故不流於異端嘗爲先登爲海濤浸近欲造山填港費財巨萬皆僂行四方轉販所致山幾成而毀此老抱才不用欲試其幹力爲此精衛之計也公嘗與友人發船麻浦出大洋泊一島嶂巒插雲公謂友人曰我入山少頃當還遂登岸而去友人潛隨之路入脩林有壁立可數十丈美女四五人徘徊顧望公躍而飛上美女起迎歡笑友人回臥舟中俄而公來友人問去處但

微笑而已遂返棹而啟其祖父母葬也相山者云當出兩相而季子不吉其兄欲不用公強之自當其災果有山海山甫為名臣公以縣監卒四子皆秀嘗於栗谷座名士多會公曰聖賢所為頗作後弊栗谷曰有何奇談常願尊丈作一書以配莊子公笑曰孔子稱疾不見孺悲孟子稱疾不就齊王之召後世之士多以無疾為有疾夫稱疾乃人家怠婦之所為而為士者乃托於孔孟豈非弊也時栗谷以大諫辭疾一座大笑又曰去年妖星乃瑞星也栗谷曰何也公曰自星現之後上下恐懼人心稍變豈非瑞乎公又語諸名士曰當今國事有一奇策可救坐客請問公曰今世必不

用何以言爲請問甚切乃曰留叔献則雖未大有爲必不至於亡此奇策也一座皆笑公又責栗谷曰君何忍退譬如親病重爲子者進藥而病親怒擲則其可退乎將涕泣懇劝愈怒而愈進乎栗谷曰譬則切矣若如吾丈言則人臣寧有可去之義乎○金繼輝問栗谷曰馨伯人或比於諸葛亮何如栗谷曰五亭非適用之才豈可比諸葛比之物則是奇花異草珍禽怪石非布帛菽粟也公聞之笑曰我雖非菽粟亦是橡栗之類豈全無用處乎○公哀流民爲作巨室館之誨以手業各周其衣食無能者使作藁鞋十對一日之工無不辦斗米間有苗而適者可見民生因惰

而飢也苔泉雜記曰有人問王亭曰公伯氏室迫坐草期
粟弄璋乎公曰昨得一男是一國之大人也問何以知之
曰聞啼聲而知之其男即鵝溪也尹上舍浚能詩公兄之蕃
極口讚之公曰凶終人之詩兄何過贊己酉之褉果辟於市
公夫人六十三歲生男名山輝亦知音一日有人來乞陳
玄於公公彈琴山輝持墨而出一日又彈琴志在魯仲連
山輝曰大人志在仲連乎公在牙山遘癘嘔吐手擊銅匜
令山輝聽之說曰聲和大人必平安出門外提胥公果不
起
趙穆字士敬号月川退溪門人官參判性執無才又有蘊

簋之謂嘗拜陝川間去就於西崖西崖答曰人之去就如食之寒煖人自知之月川忽遂成隙及西崖之放故也以書筵之曰寒煖二字還送云云附于李山海蓋爲所西崖也平賴山海力配享陶山書院

右相盧守愼白上曰戶判亦以有心計年未老者委任可也上曰年少人有欲爲戶判者乎守愼慚而退副學許篈曰內帑之財當以有司掌其出入周禮如此 上曰今日朝廷欲行周禮乎 上厭聞儒者之言凡有建白皆不納左相朴淳嘆曰 上心牢不可回吾等食祿而已李叔獻復何憂乎時李珥謝病退去故淳言如此○特旨拜沈義謙大憲正言鄭

㷟績遂白特旨不當用於外戚　上厲聲曰只在人之賢否外戚何尤㷟績大沮退往義讓家謝曰非毀公也只言用人事體耳識者鄙之○領相桝轍辭疾李鋒爲領相

李鋒字善鳴号藥峰領相謚景肅○公始生無聲母夫人顧視之乃一龍也軀体蜿蜒昏昏眈睡覆衾俟之俄有啼聲開見卽兒也○公嘗與員聃壽劾李芑又元衡奴爲民害者杖殺之公嘗朝京到一館人曰此舍有妖公強宿之妖說遂息○子海壽

甲戌　上頗有微恙羣臣每進戒色之言　上厭聞之修撰成洛盛言修心養氣可以醫病　上戲問如此則長生乎洛

對曰然後日李珥白　上曰上下皆失言矣長生無理之事
也洛曰臣其時誤聞天語以爲長壽耳○朴永俊爲吏判泳
候風旨無所樹立安自裕語人曰朴吏曹乃他奴也問其故
曰不能自用心以他人心爲心非奴而何○副學柳希春進
白脾胃所忌食物直學李珥進曰治病非但藥餌食物必須
治心養氣古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治心是要規珥退
語人曰柳副學所奏乃楊禮壽之任也楊即内醫也○命義
盈庫納黃蠟五百斤或云將用于佛兩司請勿納　上怒答
曰昔梁武苦口索蜜不得不料再見於今也李珥率同僚辭
職曰至以候景比臣等不勝驚愕該司之物用之不正則雖

該司爭之況言官乎亢五啓爭之盖貴人金氏爲子祈福作
佛事後慈壽宮尼以內命往金剛作佛事爲攸司所糾館學
上疏請度淨業院上優荅之且曰黃蠟非用於佛事遂以前
納黃蠟還下該司李珥覘上意遂辭病還歸○吳祥爲大憲
石潭日記曰吳祥流俗中稍有所守只是見識庸瑣循常保
位而已○副學柳希春遶白李滉弟子立朝者鄭惟一鄭琢
金就礪而已石潭日記曰惟一粗雜無檢琢昏弱無執就礪
諂佞服勞而已以此三人名曰弟子其爲李滉不亦寃乎柳
希春只讀古書見識如此可嘆也礪城君宋寅見李珥曰
上命卜相誰負相望珥曰必前相爲之指洪暹朴淳也寅曰

前相若逵誰可代者琪曰必以職次爲之賓曰季真李後白
字曾有相望今何寥寥琪曰季真子膺盧禛字有士望重晦
金繼輝字雖無相望勝於季真寅曰三人作相有相業否琪
曰季真狹窄子膺遲鈍重晦滑稽皆不能有爲但不害士林
沈義謙問曰姜尚之姜士尚字無乃先作相耶琪笑曰尚之
循嘿無是非真當今政丞也厥後李後白盧禛相繼而卒金
繼輝見忤士類姜士尚果作相

姜士尚字尚之立朝三十年不肯出一言論事每對人以
手捫鼻而已鄭深源謂其叔澈曰叔父何用苦爭不事捫
鼻寧相而活我家族乎聞者嗤冷○子緒紳孫弘立

乙亥春正月二日 仁順大妃昇遐初違豫時有侍女引妖
巫入禁中專以祈禳爲事停廢藥餌以至大故而其妖巫是
士人女宗室堯卿妻也三司請治 上曰究其實不至如人言
屢啓乃鞫治之名臣錄曰 仁順之喪 上教以后當臨朝
聽政有群臣爲服三年之議大諫金繼輝謂大憲柳希春曰
此事誤定後爭之甚難即令司伏閤論后喪自有定禮其議
遂寢○仁順卒哭後變服禮官定爲烏帽黑帶持平閔純上
疏請遵宋寧宗白帽三年之制領相權轍領府事洪暹以爲
五禮儀玄冠烏帯不可変大諫金繼輝副學李珥力言當從
白衣冠制大憲柳希春曰人君居喪與士大夫不同繼輝曰

親喪貴賤一也所謂不同出何傳記希春曰權德輿之言也鮚輝曰公讀萬卷書乃欲從權德輿之言耶希春無語上心堅欲從古禮竟行白衣冠之議石潭日記曰洪暹聞變五禮儀歎息泣下曰不圖今日變更祖宗之典也時贊成闕洪曇曰李珥閔純必拜貳相盖以純上疏而珥力贊其議故憤嫉而言也卒哭後常服則白衣白帶載五禮儀而 仁廟之喪李芑輩變白笠而黑笠其時洪暹亦下淚耶變祖宗法而從悖禮則無害變祖宗法而從古禮則有害耶俗士之心吁亦異矣也

洪暹字退之號忍齋領相彥弼子也官領相典文衡賜几

杖年八十二卒公每公退省覲卽脱朝衣〻麁衣傳帯恭
執子弟之列出入傳語身自當之爲副學時承文正字李
首慶持公事来禀於其父默齋公傳語甚詳密李心異之
問于閽者而知之俟公之出伏而謝罪公曰吾家常禮何
謝之有○中宗壬辰以説書啓朴嬪福城被罪雖自取未
必非待之失其道也　上曰爾言是也○乙酉以吏佐忤
金安老許流搆成獄杖流到興陽到錦江時有科擧士子
闌於津頭有一士曰洪某乃士流杖流必小人乱政吾輩
安用應擧乎公徐問其人乃林亨秀也○晴窓軟談曰洪
相暹少時爲金安老所陥受刑也有人言于蘇賛成世讓

曰惜夫退之止於斯也賀成曰此人必有前程豈遽死耶
曩日嘗製灔澦堆詩結句曰清猿啼不盡送我上危灘如
此詩句可知人休咎云○明廟庚申以大提學掌試策
歷擧戚里宦侍譏口交搆悉遭見任○宣廟以御筆拜右
相乞致仕遞領樞賜几杖設宴以榮之時公年七十大夫
人年八十七領相宋軼之女以領相女領相妻領相母再
見此榮延古盛事也右相盧守愼作詩曰三從不出相門
闈此事如今始見之大夫人享年九十四公八十二福祿
無雙也○石潭日記曰舊臣如洪曇從兄暹及宋純金鎧
皆與曇合先用純爲大憲將攻士類適坐事補乃用鎧〻

淂罪曇不自安辭遞吏判如曇者孝友廉潔而其中剛偏
自信見人以學問名者輙疑其偽從而嫉之爲士論不共
欝〻不得志朴淳謂李珥曰洪太虛曇字也懷憤日久欲授
銓長以慰其心必喜而解憾矣珥曰數日之内必喜過數
日欲肆己志被士類相持則必還怒矣自古未聞畏人之
怒而授之大柄也
未久曇卒金鎧稍稱廉簡而剛愎不喜道學之士必嫉之
李滉既退鎧語人曰景浩此行所得不少繫留京城手握
一品告身而敢以爲鄉里榮豈不充然有得乎曾過全州
與監司宋賛劇論儒者之弊府尹盧禎退而脱紗帽投地

曰着此紗帽終不免禍矣盖畏鎧將禍士林也後鎧於経
席斥士類持平鄭澈進曰金鎧熒惑天聽嫁禍士林鎧面
色如土先出三司啓請削鎧被劾出都門憂懣數月而卒
○先是憲吏路遇宮奴僧服將執詣憲府宮奴擊憲吏憲府
使人捉来則宮奴跳入王子寓舍憲吏踵門呼出首奴捉其
奴時金貴人亦在王子寓舍啓曰憲府托以禁亂作亂于王
子寓舍上大怒下憲吏于禁府憲府辭職副學李珥獨啓曰
殿下只聽婦寺之言不信執法之官王子寓舍下人素稱縱
横不可不防飭且候氏一婦人也知敎子之方常曰患其不
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令殿下而患其不伸乎 上大怒答曰

爾何輕肆至此李石潭遺事曰是時 上方向善一朝遇憲
吏事善端忽衰莫可匡救豈非命耶
丙子講官朴啓賢逵白成三問等之忠曰六臣傳是南孝溫
所著願上取覽 上乃取覽之驚憤下教曰誣辱 先祖予
將焚之且治偶語傳者之罪領相洪暹極言六臣忠侍臣多
有隕淚者 上乃感悟而止
丁丑冬十一月二十九日 恭懿王后昇遐大漸時 上白
削乙巳勳告廟復尹任官爵亙見 明宗朝乙巳禍下○恭
懿成服時有司議以叔侄服請上行朞年喪領相權轍引宋
高宗服元祐皇后例定纕杖朞相臣朴淳以為有繼體之義

當服三年金繼輝亦以　明廟旣後於　仁廟令　上又後
於　明廟爲人後者爲之子自當行三年喪柳成龍以爲當
從嫡孫父没爲祖母持重服爲是力爭乃允之先是　恭懿
未寧　明廟令政院考服制退溪以爲在禮嫂叔無服自上
合無服奇高峯曰　仁廟居臨一國令　上有繼體之義豈
援嫂叔之禮乎退溪曰倉卒失對吾不免罪人疏陳自失悟
陰雜說曰此言朝廷皆知之故丁丑雖有一二異議定爲繼
休之服上下無間高峯之精請退溪之服義一國賴之其利
博哉○是年八道癘疫大盛民間訛言毒疾神下來食穀雜
飯以禳之都下喧傳儲雜穀者獲利又云當食牛肉洒牛血

於門以禳之處處殺牛無數
上將祭于大院君墓弘文館上劄以爲禮不可祭于私廟
上大怒將鞫大臣力救乃止時玉堂金宇顒也石潭日記曰
主上於大院廟親行祭於禮無違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或
疑主上祭大院君若用君臨臣廟之禮則子不可臣父若
用子入父廟之禮則有妨於尊正統也此皆非稽古之說也
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學官禮爲公朝禮則以君爲尊故雖諸
父行臣禮但親父不可臣也家人禮則尊屬爲重故人君可
居父兄之下若孝惠於宮中坐齊王下是也學官禮則以師
爲尊故雖天子有拜老之儀若孝明拜於桓榮是也況大院

君誕 聖躬假使尚存 主上相見於宮中必拜矣今入廟
用姪祭叔之禮有何不可俗儒徒知尊君抑臣之禮乃進無
稽之論致 主上幾有過擧可歎也○嘗夜對語及神仙事
上問果有仙乎左右皆言虛妄判書李浚民曰臣則見之矣
上詰問於何見之對曰今朝見判書元混於闕下平生戒酒
色年今九十顔貌不衰此眞仙耳 上爲之改容
庚辰時河原君薦譯官女有姿色命納宮中自是日色無光累
日 上親祭禧孝陵駕回時白虹貫日下敎求言幾十餘日
白虹又貫避殿減膳大臣請復正殿不允成渾聞之歎曰朴
思庵亦隨俗爲諛悅之態耶○時女寵浸盛洪暹朴大立等

為考官以王素請勿受王德用所進女爲表題後　上曰試
題誰所出也當諫則諫豈可存形迹如此乎大立曰試題臣
所出也人臣進諫不一其道有正諫諷諫皆出愛君　上曰
卿言是矣然正諫可也〇淑儀鄭氏卒　上不豫聞鄭氏卒
驚慟故也上疾猝急時多內寵元氣頗傷朴淳兼內局詣闕
則疾已惟幾朴淳與盧守慎入侍　上執手曰病至此恐不
獲誓言嗣子諸子皆幼煩公等調護守慎等悲泣淳顧曰慎
勿爾也乃進而徐譬之呼藥以進遂得徐蘇〇京中遊手輩
聞中朝〻報印行呈狀政府及憲府請印朝報受各司價以
資生兩府許之其人等乃刻活字印賣各司及外方見者便

之行之數月 上偶見之震怒曰刋行朝紙與私設史局何異若流傳他國是暴揚國惡也問于大臣誰主此議大臣惶恐語不明白乃下其人累次刑訊照以不道之律禁府啓以過重乃以次律流遠方○弘文館劄論不當以旁岐納女侍當依舊例擇良家女且後苑私有營造非事之宜答曰爾等入後苑看審營繕處然後當有批蓋營繕之說虛傳也政院請勿令入審 上不聽而促召之兩司亦啓不當追臣子以所不敢爲之事再啓不允玉堂皆待罪 上曰誰倡爲此其速直啓玉堂答同以逼〻之心陳其所聞豈有獨倡者乎 上教曰宮闕予家之事非外人所預知此習一開後必有奸

臣為口實將有不可言之弊欲窮詰而今姑不問人臣之進
言不可不慎也石潭日記曰玉堂所論者請納女侍私營禁
苑兩事也營造則固是虛傳矣女侍之納豈虛傳乎自上
既咈意而不以直告自下亦畏威而不窮其事含糊而止玉
堂之臣可謂有愧於王素歟○先是李珥入侍曰伏聞玉音
殊不通利不知何故而然也竊聞 殿下不樂聞戎色之言
想必聖賢寡慾聞人此等語以為不曉而妄言故也然無則
加勉不宜厭聞 上曰人之語音自不同予語聲自是然何
疑之有珥曰臣當恭侍 玉音琅然未嘗如是故臣敢獻疑
○上嘗因旱命疏放右相盧守慎建白金汝孚金鎮李銘林

復等禁錮可復敍用以消寃氣上從之三司請勿叙累啓乃
允金汝孚金鎮李銘丙辰丁巳間附尹元衡攻擊金弘度金
虯等將嫁禍士林者也林復則乙巳以後黨附權奸將以害
人為發身路者也石潭日記曰旱蝗固是寃氣之所致所謂
寃無罪見枉之謂也有罪被斥皆可謂寃則四凶之流放竄
殛亦當招堯代之災乎盧佐台司以收用罪人為應天之道
可謂至無能矣○金誠一為正言 上問曰予視前代可方
何主對曰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紂 上曰堯舜桀紂若是
班乎對曰殿下天資高明為堯舜不難但有自聖拒諫之病
此桀紂所以亡也 上為改容 上嘗御經筵因文義論驕

字承旨姜紬言 殿下發視群臣許多病痛皆從驕字來盧
守愼曰古所謂君仁臣直也 上曰紬之質直予素知之矣
○先是乙亥副學李珥言于右相盧守愼白于 上黜金孝元
沈義謙外補初沈義謙 明廟朝以舍人往領相尹元衡家
元衡壻李肇敏引入書室中有寢具其一乃進士金孝元褥
也沈心非之曰孝元太學名士心附於權臣戚壻餘不足觀
也及孝元登第勵節揚清年少一隊翕然以爲善士吳健欲
薦銓郎義謙懷前事輒沮遏之孝元六七年後乃爲銓郎引
進清流後輩士類皆推重之義謙前有扶護士林之功故前
輩士類多許之孝元心短義謙嘗曰沈也戇而粗不可柄用

義讓儕輩皆疑孝元有報復之志指爲小人孝元儕輩皆嫉
義讓爲害正之人由是士林前後輩有分黨之漸沈家在彰
義洞洛陽西村金家在駝駱峯即洛陽東村時人諱然許義
讓者謂之西許孝元者謂之東許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故
年少士類爲之主朴淳有清名重望而前輩故指爲義讓黨
李潑偏主於東鄭澈偏主於西角立紛然大諫鄭芝衍問于
李珥〻〻曰一初（朴謹元字）所爲不壓衆心此皆啓禰之銓郎補以
公平之人仁伯補外則可無事芝衍從僚議駁吏參朴謹元
佐郎李誠中許葑等三人皆孝元黨也年少士流多疑懼李
珥謂盧守愼曰兩人皆士類也因此必隙浮言交乱當兩出

于外以鎭定守愼乃白　上未幾親政特旨授孝元慶源沈
義謙則拜開留於是年少士類危疑益甚李珥白　上曰兩
人補外以爲鎭定非以孝元爲有罪而放逐之也請授內地
遂改授三陟

沈義謙字方叔號艮庵又寅齋青陵府院君鋼子領相連源
孫封青陽君○明廟朝李樑擅柄欲害士林義謙承密旨
使臺劾黜之爲前輩所推許惡金孝元之少時出入元衡
家沮其銓郎薦遂有東西黨之漸乙亥栗谷言于盧相兩
黜之至辛巳兩司請罷義謙不允石潭日記曰時流言稱
義謙於上宅宗之時潛緣官禁希望起復欲以專擅李潑

素嫉義謙必欲擊去之成渾李珥曰此非可信之說義謙
於今無異孤雛腐鼠置之一邊何必無事中生事乎渾意
不快乃見鄭仁弘力贊其決仁弘見珥力勸論義謙珥不
從仁弘欲棄官歸珥謂成渾曰時輩疑珥黨西今德遠去
則時輩必以此爲赤幟將攻珥々去而士類散則國事敗
矣勢須從衆議渾曰不有景涵誰主此論不有德遠誰任
此事可謂平地起風波矣珥乃口占啓辭曰沈義謙曾以
外戚久執國柄積失士流之心朝論渙散不能保合者此
人所致也請命罷職且謂仁弘曰不可追增句語翌日仁
弘啓辭過激且有援附士類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

對以尹斗壽根壽鄭澈等諸人○栗谷與李潑書曰今者
斥沈爲小人西人爲邪黨沈雖不以可惜西人皆不可惜
乎沈只是外戚之稍優者旣與士類相失雖不用可也但
不可謂之小人耳○江上問答曰青陽事有非外人所可
知者盖 宣庙初立年纔十七青陽白于 仁順王后曰
聖躬方幼其玩好嗜欲當加裁損以爲宗社生民之福
后素嚴有法大加禁止之 宣庙於玩好等事不敢措手
時或涕泗而罵曰吾食河城祿足爲富貴何爲在此爲田
舍翁所制耶盖指青陽也自是 宣庙大憎青陽東人一
隊密探 上意遂爲排去青陽之計惟鄭松江金黄岡數

人獨知其機故立斥東人爲小人栗谷則不知其事只見東西以爲偏論故初非西人之峻激矣曰松江黃岡何不言于栗谷乎曰栗谷本不計利謀功若聞其言則必直諫恐生梗故不敢言○尤庵集曰沈公金公一時之爭皆無深意而至於末流魚爛河決栗谷牛溪皆爲奸黨金公亦深嘆之謂沈公曰吾二人雖爲亂階宗相爲知己其孫金判書世濂亦謂沈公諸孫曰人謂吾兩家爲世讐而宗則世交也

金孝元字仁伯号省庵曹南冥門人湖堂府使三陟祠○金仁伯以儒士深交尹元衡壻李肇敏出入權家沈義謙

心鄙之及金出身朝士争推奬沈沮之東西角立○石潭日記曰金宇顒頗有愛惜孝元之意珥笑曰覌仁伯有四等一等議則以爲無狀小人此則季涵輩也又一等議則以爲雖帶好名意思也是善人此則君輩也又一等議則以爲無瑕之君子此則渠之儕輩也又一等議以爲好名之士此則我也又曰仁伯不自量力欲爲國事又不避嫌排抑先輩士類年長者莫不含怒而畏其勢莫敢下手余見仁伯所爲不無後弊故倡爲裁抑之論大抵裁抑則是矣過攻則非矣○栗谷與松江書曰金某好名喜勢一世善士相交殆盡覌其擧措只欲保持善名兼固善名而已

非若無狀小人只貪利祿也又曰若無主東主西之說士
論定矣珥欲破東西而一之力未能也○遲川集曰沈之
斥金曰托身於權臣子壻金之斥沈曰外戚干政前輩右
沈指金爲內挾私憾後輩右金指沈爲憑托宮禁始爲迷
方後乃礪節跡雖戚里切在士林此李珥兩非兩是之論
所以發也
丙子副學李珥棄官歸鄉朴淳筵白其賢可用 上曰此人
矯激且不欲事予〻何強留予○石潭日記曰珥意只欲鎮
定而已非欲深治也旣出 孝元朝論便激李海壽曰仁伯
必是誤事小人鄭澈具鳳齡辛應時等皆以孝元爲小人前

輩則惡孝元如此後輩士類頗惜孝元以珥爲誤出孝元或
謂珥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處事不分是非珥曰天下固
有兩是兩非武王夷齊兩是也春秋戰國兩非也沈金之事
非關國家乃相傾軋兩非也雖是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
解可也欲是此非彼則相軋之勢何時可了乎於是前輩尤
珥之不攻孝元後輩尤珥之不用孝元珥上旣不得於君下
被儕友不用其言尤決退志珥旣歸鄉朝論益潰不可救矣
日記又曰乙亥丙子之間流俗充滿朝廷邪論羣咻正論之
弱如一髮引千勻加之以　上心甚壓士流假使孔孟管葛
處朝亦無如之何矣○具鳳齡金宇顒皆觧官歸蓋知上意

厭士流故也左相朴淳少時與許曄為同門友相善至是曄
為年少士類宗主論議頗僻淳不韙之交道遂絶淳見士流
乖張力不能定遂謝病免相
丁丑以鄭澈為同副承旨○石潭遺事曰鄭澈人目為西者
也李珥勸澈與年少士類通情以破東西之說以洪可臣為
持平可臣頗有風力與趙瑗為少年友瑗為吏郎輕躁非人
望可臣乃駁遞公論稱快而可臣則人目為東瑗則人目為
西故造言者多謂東與西不協故攻擊如此如鄭澈亦不能
平矣○吏判盧禛卒戶判李後白卒○石潭日記曰禛好善
愛士甚有時望但不擇辭受之節賂遺無不受時士論方以

尹斗壽爲貪縱崔永慶語禛之鄉人曰甯鄉亦有尹斗壽其知之乎聞
者皆笑李後白律身淸若人服其潔只是局量狹窄非廟堂之器金
孝元嘗曰李眞若拜相我當論劾人以爲後白與沈義謙相知故孝元嘆之
而發此言云後白與禛深交相繼而卒物議以爲正二品無人士林惜之
盧禛字子膺號玉溪又號則岩扁堂菴休佐古堂友明子
大司憲叔同曾孫官吏判謚文孝咸陽南原院○公與退
溪南冥葛川一齋河西眉巖從遊相善葛川輓詩曰間氣
栽培賦與奇如公稟質世間稀學泝伊洛源猶遠道際文
明勢自違堯舜君臣心未遂溫良孝悌業空垂若余曾托
忘年契此日芝焚歎不支

李後白字季真号青蓮○為吏判不受請托一日有族人語及求官公色變示一冊子曰吾錄子名將以擬官今子有求〻而得之非公道也惜乎子若不言可以得之其人慚而退

戊寅時兩司劾罷尹斗壽尹根壽尹晛戝忠金继輝為金伯初士類中分所謂東者多清名後進許曄金宇顒柳成龍金誠一李潑李山海宋應溉李誠中洪汝淳洪渾吳健朴大立宋言慎鄭宗榮金宇宏李栻尹承勲等也所謂西者只是前輩數人朴淳鄭澈金继輝具鳳齡尹斗壽尹根壽李海壽李後白辛應時洪聖民等而已其扶從者皆無時望於是士類

知東盛西衰且西人黜孝元之後舉措乖當公論不與故進取者咸趍入於東皆以爲東是西非尹晛與金誠一同作銓郎叙論矛盾遂成隙晛之叔父斗壽李父根壽皆在要津每作扶西抑東之論東人深嫉之斗壽居家不謹頗有受賂聲東人喜事者以斗壽三父子爲邪魁欲去之唯李潑柳成龍不從誠一聞珍島守李銖載米賂斗壽兄弟及晛家啓曰有載米行賂者貪風未戢臺諫請罪三尹金繼輝啓曰三尹皆良士受賂虛實未可知安知非陰中者造言乎時臺論三尹大諫李山海大憲朴大立持論尤勁掌令李潑袖出彈文毛舉三尹隱匿一一醜詆　上既以東人攻西爲不公又以黨

西為不是於是士類出從輝為全伯指為不吉之人傍觀者皆謂東西戰鄭澈與李潑論議大乖東人斥澈為小人東西更無保合之望矣談者皆謂李銖可謂鍛死於鯨戰又曰銖獄非寃事也憲府聞李銖之米接於市人張世良酷訊必欲成獄世良受刑二十餘次殆死而終不服曰實無是事安可自貪生而陷人於死乎 上疑銖獄不實乃命釋世良政院防啓 上怒命罷入直承旨金宇宏柳應泂盡遞都承旨李山海以下○大憲李栻既居要位可欲固戰執義洪渾曾恨斥東退居及東人得志乃揚臂曰此君子有為之時也掌令鄭熙績為乙亥西人所黜故啣之至是製疏批詆以陷西人

再入之路朝著益不靖矣日月錄朝野僉載合錄○栗谷與
李潑書曰乙亥西人之失在於舉措失當今日時事之舉措
果勝於乙亥乎又曰乙亥西人少勝東人少敗今則西人一
敗塗地東人得大勝則安得不向東人爭辯乎○石潭遺事
曰士類之相閱皆出於不解事一不解事而金誠一發其端
二不解事而金繼輝激成士類怒三不解事而李潑列數三
尹一家之惡不究虛實而醜詆之四不解事而鄭澈與李潑
乖激永絕東西相協之望金誠一不足多責以李輝之疏通
李潑之重望鄭澈之剛直猶不免同歸於誤事豈非命耶
尹斗壽字子仰號梧陰知足庵怀与李履素齋門人官領

相謚文靖 宣廟辛丑卒梧陰早孤奉母玄氏兒時與弟
月汀受學而歸見白金一封遺在路上梧陰拾取之月汀
勃然曰義不拾遺梧陰曰持此以慰慈親之衷不亦可乎
月汀曰何可以不義物納親耶仍手抽兄袖欲出棄之梧陰
冷笑拂袖月汀先走歸家而哭玄氏問其故月汀告其故
曰吾欲奪棄恨力不足有頃梧陰歸懺百金大書於門曰
有失銀者推去一息隷來梧陰熟視曰信汝物也乃出給
之其沖年識量宜爲中興賢輔月汀清介出天而德量不
如其兄○明宗乙卯生負文魁庭試李相浚慶曰他日爲
公輔器丁卯大衢公以象胥手書宋文彦博入宿禁中故

事抵首相李浚慶李鄖来宿禁中是夜受 顧命○宣
廟戊寅東人以公三父子為邪魁謂受李銖賂米劾罷之
數月蒙叙○公與弟月汀俱躋清班為群小所軋九出入
將相十餘年論者又起遂辭歸南坡小築為終老之計○東
人論劾松江等諸人也梧里為憲長梧陰兄弟同出城待
命路過梧里門梧陰欲歷見月汀止之曰彼方主張時論豈
可見梧陰曰彼迫於群議豈是無情者朝夕遠謫不可不
叙別遂進東垈方滿座大駭屛諸房中梧里出對梧陰叙
話告別而起梧里惆然有慚色○初梧里以簠簋不餙論
公後因事往謁公無幾微色留與語曰窮族婚喪皆告我

不得不受饋臺言理所必至酬酢之際適有鄉族乞婚需
公即招侍婢曰頃日譯官某所納匹段尔其取来婢入而
復還曰本無是物公笑曰婦人輩以君在座故欲諱之爾
丞令取出全封畀之蓋累百金價也略無難色梧里服其
量○五子昉昕暉暄登科庶子盱武科○尹根壽字子固
號月汀梧陰弟也官賛成典文衡封海平府院君賜几杖
光海壬辰卒年八十謚文貞○宣廟己丑以叅判下宗系
事朝京禮部見其文曰藩邦有人矣 帝命宣示内閣秘
史載本國世系頒會典錄光國功公為首○與兄梧陰迭
相出入清班為群小所軋不調者數留守松都時梧陰亦

被斥守延安侍母夫人來往軒蓋聯翩世以爲勝事○少
從事性理書訪退溪南冥論朱陸同異從牛栗遊爲莫逆
友位班三事歷事三朝五十九年自公卿至郎署多門生
故吏莫不俯伏摯跪執子弟禮 ○玄孫聖時金繼輝字
重晦号黃岡 ○明宗己酉科官叅判 宣廟壬午卒○
公年未十五讀經史幾盡戊申連冠庭試殿試爲正言力
爭勿還給沈貞職牒乙卯在天曺專事激揚爲權奸所忌
公退居連山一室蕭然若將終身丙寅重試 宣廟乙亥
爲都憲劾鄭宗榮不合銓長以公爲西伯李公後白爲北
伯目爲沈義謙黨公在憲府時論許曄循私曄子篈輕薄

無識時為銓郎槩公揚其父惡欲黜之亞銓朴謹元希金
孝元旨乃黜公等二人既出孝元受謗益甚戊寅公以大
諫啓三尹良善受賂虛實未可知云云東人指公為不吉
之人黜為全伯旁觀以為東西戰○子沙溪○芝峰類說
曰從二品以上謂之宰相非有才望功德罕得至焉金公
繼輝負一時重望而官至叅判孫公軾無履歷拜稱驟陞
嘉善金公曰孫軾嘉善吾亦嘉善聞者大笑盖金公非媢
嫉者乃慨嘆之言也
是年南中月魄墮地而天中無月有飛雉蔽天自北而南城
中雉入人家拱執有一士人戲曰國運將治矣邵子曰天下

將治地氣自北而南今飛雉自北而南豈非將治之候耶聞者大笑之
。己卯時白休庵仁傑欲上疏進保合東西之策通于栗谷使
修潤之栗谷依其言畧爲文字送之是夏休庵上疏云云休
庵踈脫不諱向人說正言宋應泂輕躁險陰欲劾栗谷乃議
同僚議不合避嫌大諫權德輿亦避嫌校理金宇顒曰應泂
是小人陷君子當劾褫副學李山海應教李潑依違兩間憲
府將劾栗谷白仁傑乃疏曰李珥果修潤臣疏矣宋之程頤
代彭思永作論濮王典禮疏代富弼作論永昭陵疏代呂公著
作應詔疏此等事先儒嘗爲之故臣用珥文傳者以爲珥誘
臣上疏臣豈以非臣本意而聽人敎爲此疏乎玉堂乃劄斥

應泂執義洪渾忿曰豈可遽應泂乎欲上疏爭金宇顒曰憲府之疏若上則吾亦疏斥攻賢者之罪而我亦將退矣盧相守慎曰憲官果攻李僉知則吾當啓憲臣之失矣安可托於公論以害君子乎鄭澈謂人曰時論至於攻叔獻尚何言哉自今東人安得為士流乎後於經席朴淳及盧守慎極諫李珥之為君子不可疵訾也 上曰人言珥教仁傑疏予亦非之令聞其宗有何過乎是時東人浮薄者必欲攻栗谷賴淳守慎宇顒等折之竟不得售自是公議咎東人多目以小人於是東人愧屈不能肆意攻西李潑金宇顒因蔬調劑之論

庚辰 仁聖王后祔 太廟 上親 飲福宴礼官循例

將用女樂兩司玉堂以爲歆福之宴承神之休當肅敬將事
不宜聽淫褻之辭　上以爲矯激終不允○石潭遺事曰正
殿之用女樂非禮　上意非不欲聽女樂也只是厭儒者之
言欲折之以俗例可勝嘆哉○金添慶拜大憲鄭宗榮爲右
賛成又以金貴榮爲賛成朴好元爲戶判○石潭遺事曰　上
見人建白輒斥矯激必循嘿無言然後乃蒙擢用庸碌者登
庸有志者決退坐而待亡終不悟豈非天耶吏判李文馨病
免朴大立爲吏判文馨大立皆附年少士流得居銓衡流俗
與東人合而爲一識者憂之○拜李珥爲大諫成渾鄭仁弘
爲掌令召命之下朝野欣然以爲　上心向善矣○石潭遺

事曰是時清名之士成輝李瑒柳成龍李潑金宇顒鄭仁弘聚城中而上意不信向善類而喜流俗時事豈有可語之望乎○吏書以金孝元擬司諫望 上曰朝廷不靖皆此人之罪也何可擬司諫望乎於是士流多不安李瑒見朴淳曰士類不協以東西之說尚未消釋故也金孝元才思可用 上意不欲擬請望如是則東西有形迹非訣之時也後數日朴淳進啓曰東西之說乃閭巷間雜談朝廷不當置齒牙間也孝元棄之可惜 上曰雖非孝元豈無可用之人李瑒曰孝元之才可用而牽於東西之說不用則為士類未安之根本矣柳成龍韓孝純亦陳達玉堂亦劄論而 上終不釋然

辛巳丙司并劾沈義綸不允初李濆鄭仁弘欲劾義綸而李
珥不從仁弘欲棄官啟濆謂珥曰時輩不信令公者恐公不
捨義綸故耳德遠將啟豈不可惜乎珥乃占啟辭請罷義綸
我於同僚使無延及之患翌日仁弘啟辭過激且入對鄭澈
等諸人相爲締結云〻珥謂仁弘曰李澄是介士以爲締結
義綸冤枉極矣時〻輩惡鄭澈恐珥引進乃欲擊去正言尹
承勳承望風旨欲論遞李珥因僚議不從避嫌李珥亦避嫌
典翰李濆應教金字顒依違不下是非玉堂處置請遞尹承
勳李珥答曰忠直之臣爲輕躁者所擊去乎予若不兹其肺
肝惟願之而已是天所謂昏君亦非角等之願也請出李珥同

寅協恭此良策也不然將有不好事愼之憲府又請加三思
上乃遠珥黨尹逐勳爲新昌守李珥既褫安敏學大言曰逐
勳是何等么麼人乃敢攻士類乎珥見時輩皆無識見罵之
不樂金宇顒李潑等皆愧謝珥謂成渾曰時輩視珥與尹逐
勳等可以退去矣又曰東西之爭至今未息意欲打破東西
保合士類而時輩必欲角勝肅夫景涵依違兩間欲不拂於
時輩又欲不負珥可謂勞矣我若退去則時事无潰裂故隱
忍不去耳○上問于大臣度支未得人有如尹鉉者陞秩爲
擬可也大臣以李珥薦拜戶判李憲國語人曰叔獻陞秩可
賀但自上欲得如尹鉉者大臣以叔獻薦後世必疑人品之卑

矣聞者笑之 於于野談曰尹鉉長於理財戶判時凡弊席地
衣青緣布悉藏庫中衆皆笑之其後弊席付造紙署磨碾作
紙〻品佳青緣布付礼賓作野人衣細不使尼截全布皆適
其用太倉陳腐鼠矢當天使時以資館舍塗壁鼠矢尤粘云
○鄭澈棄官歸澈自時輩起張世良之獄心常不平醉後之
談多短時輩一日與李潑乘醉相詬交道遂絶至是被詆斥
而歸○鄭仁弘受暇歸鄉安敏學語人曰當今只以非義謙
者為君子救義謙者為小人故附托者皆起鄭德遠以山林
士負一時清望汲〻出身以助東人之勢其為隱逸之羞大
矣○時邊事規畫皆出 上斷備局以 上教允當覆啓政院

以未及舉行待罪時人語曰上教允當備邊司惶恐待罪承
政院○執義申點啓北方空虛請預擇將帥以養望 上曰
朝廷多有大言者虜來可使大言者禦之李珥進曰上所謂
大言者指何等人乎若知大言無實者則用必僨事何可使
之禦賊乎若以好古慕聖者謂之大言則上教未安矣今
殿下目儒者以大言欲置之有北則賢者喪氣不肖者彈冠
矣上嘿然○松窩雜記曰咸鏡隣於野人且有藩湖自前
南北兵使及北道守令例以武夫差遣專事酷刑箕斂間遣
文官稱望者絶少民以畫賊目其守令有一北氓初赴京至
成均館前路謂同伴曰此何府曰乃朝廷聚會畫賊長秩之

處聞者亦可以愧矣

癸未春六鎮藩胡攻陷慶源先是虜酋尼陽介出入六鎮我國假以官祿接待優厚至是鎮將待之失宜尼陽介聚鄰部入冦朝廷令調兵赴北時昇平日久猝有是役巷哭相聞穩城府使申砬殺賊有功擢兵使以鄭彥信為都巡察留鎮經略時慶源府使金璲以失律當斬會有追斬賊胡之功兵使李濟臣馳啓意朝廷末減留宣傳待之三日乃刑之朝廷以濟臣擅止君命論竄時濟臣捷報至 上以濟臣有策應協助之功不允時朝廷黨禍已極濟臣得西人之名特為時輩所嫉竟竄江界以沒

李濟臣号清江得月子尚鵬南婿○箸清江瑣語○曾孫
行遠行進行健

宗室慶安令瑤請對陳東西分黨柳成龍李潑金孝元金應
南以東人之魁多有專擅之迹請加裁抑两司論瑤譸張無
據之說欲啓網打之漸請罷職荅曰瑤之言頗有理固無罪
之之理不允○全伯金命元辭職曰薦全尹沈義謙智慮長
遠曾爲本道伯熟知民情請移授監司傳曰自薦監司偃然
狀啓非藩臣所當爲也两司請罷特拜具鳳齡爲監司○二
月两司劾兵判李珥两司李景憬洪汝諄趙仁後柳永慶鄭
淑男李潑等也 春坡堂日月録曰時北胡尒闓鍾城邊報日

急抄散射手而官無戰馬難以猝辦粟谷爲兵判募所抄中
老羸從願納馬以給應赴者納者雲集戰士行意且啓且須
上允之行者得馬留者免防公私便之一日邊報來上命召
公公素患眩力疾趍命疾甚不省入卧内兵曹於是兩司以
專擅權柄驕蹇慢上劾之指上二事也朴謹元宋應漑許篈
曾爲公所斥三憾合勢助之者衆醞釀積久至此而散屡啓不
允乃停○禹性傳癸甲録曰府啓果有過越處然諫臣慷慨
論事寧失於過不可柔懦以隨敢言之風也又曰有人來說
近日之論專出於某某即指余也○兵判引咎六疏 上教
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絶無葷有卿不聞向者之教乎予命

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語見神知之卿何忍今日辭去乎公不
得已詣闕自劾曰請舉臣罪咨詢左右以爲可貫則臣敢不
黽勉如以爲實犯則流放竄殛臣實甘心荅曰予若詢乎左
右是有一毫疑卿之心予豈敢爲此於是大諫宋應漑献納
柳永慶執義洪汝諄典翰許篈副學權德輿應教洪進等復
劾以無臺諫陵公論其志將欲何爲 上手教下大臣曰益
李珥裁抑新進見忤於時論久矣遂乘時伺釁劾去後已允
公卿大夫承召不至者多矣未聞以慢上論之具納馬不稟
不過許多事務間未及爲之事豈專擅而然哉夫專擅慢上
何不明正其罪而乃請以罷職如乙巳奸臣輩目之以叛逆

罪之以遞罷者之爲耶又教曰李珥無出仕之理姑遞其職以安其心當此北方兵起國家將亡之時朝廷潰亂何以爲國予不勝痛心嗟乎李珥好歸鄉閑高臥白雲誰得以縻之哉○日月錄曰朝野憤激行路嗟咄領相朴淳請對極陳先生忘身爲國之實斗溪成渾被徵至京疏白先生心事上答曰觀爾上疏忠憤激烈使奸邪足破其膽信乎君子一言爲國輕重也教曰予問李珥之賢邪左相乃曰臣所不知嗟乎人君置相豈但以不知二字爲其平生相業哉以予寡昧又有不知之相是猶瞽備盲視也左相即金貴榮也○命革銓郎薦望之規上知朋黨之禍多由於銓郎薦故也○大諫

宋應漑等啓曰李珥本一緇髡化身還俗忝叅𢎥門初遂上
舍謁聖之時館中不許類沈通源遣其子鏻奔走先後乃得
行之及其出身爲沈義謙所薦拔所謂士類如朴淳輩密締
肝肺當是時義謙借外戚之柄手握國命李浚慶鄭大年
先朝耆舊金鸞祥乙巳遺直皆被斥逐朝廷命令出於義謙
與朴淳也珥雖山野實爲謀主義謙之見棄清議也珥倡調
刱之說簧鼓一世實售傾陷之謀主銓一歲濁亂士流所謂
賣國之奸或比於王安石〻〻寧有是乱領相朴淳終始扶
護重誣天聽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至於成渾則爲朴淳等
所薦拔與義謙世篤親厚與珥情踰骨肉渾唯知有此三人

而不知有公論曩者疏中歷詆卿相欲倚任一人其意盖在
淳與珥也頃者慶安令瑤之請對珥等所嗾也左相金貴榮
不敢以李珥爲君子者其意有在而　殿下反下嚴教云〻
答曰爾等之言設使皆是今乃言之是不忠也稀差以特旨
宋應漑長與府使許篈昌原府使〇兩司啓領相朴淳與沈
義謙結爲心腹李珥成渾以義謙門客昵友爲表裡云〻連
啓不允〇答金弘敏疏曰弘敏亦邪黨之類至於以李珥爲
黨噫君子也不患其有黨唯患黨之少予亦法宋孝宗黨朱
熹之說願入珥渾之黨今以予爲珥渾之黨也爾輩尚復有
說乎〇初應漑謹元等謀攻栗谷會于金孝顯家栗谷時以兵

判來諸人雖入室中金接見於廳事閑談仍曰今近有吟咏
即金誦黛外落花撩乱飛之句栗谷諷詠曰此詩無乃有風
波之兆乎金曰然方彈劾大監矣栗谷曰啓草已出耶金曰
然栗谷曰可得見否金從容懷呼索啓草以示栗谷展讀一通
隨其条列曰此事如此〻〻此事全無苗脉諸君誤認矣覧訖
未幾徽色見於外談論如旧良久起曰臺啓將發吾當出城
將作濶別矣出門令前導落後既去諸人色沮相顧嗟歎○
時盧相守慎閔童蒙訓導朴洞曰宋攻李外論如何朴曰學
徒遊吾門三四百人皆以李公爲君子此是後日士林也公
議其可泯乎盧相心然之

朴泂字泂之号鼎山庶人也居京授徒常數百人小學及經書外不教他書　明宣兩朝〻士皆童時從學礼書啓付軍戚終身受祿及黨論分弟子於座上談東西是非則輒斥之曰君輩欲談時論則宜出外廳相辨東人為弟子者私語曰先生欲是牛栗而不敢言作此没模淩揉鼎山聞之大恨挈家歸原州鼎山○栗谷少學於鼎山及至宗品必一月一枉下馬門外拜必鞠躬鼎山深為不安力止之而不改○奇自獻執弟子禮與趙月川穆同薦不起○澤堂雜著曰鼎山不能文章而教授之廣有功斯文不入黨論是亦高處其視龜峯不啻懸絶當為庶流學問中第一

也

右三司之攻栗谷牛溪思菴也幼學申礏疏論禹性傳與金瞻金睟洪進鄭熙績等傾陷善類之罪答曰是何一家并生忠義也

礏砬弟也後壬辰避乱失其母意謂被賊遂自縊死人以爲不負其素節云

儒生朴濟疏論金貴榮鄭芝衍斥賢黨惡宋應漑朴謹元許篈唱禍鷹犬金孝元徐仁元金應南唱禍指嗾李山海陰凶朴承任妬賢李墍媢賢金宇顒洪渾陰譎洪汝諄暴戾鄭熙績頑禹性傳陰險李景慄誕妄李徵頑凶朴承任以下皆

附會之徒云〻〇日月錄曰時朝論大乖東人設謀攻栗谷無所不至潛錄救栗谷儒生姓名加以儒罰慶基系奉邉士貞疏論其誣蔑狀〇先是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餘人全羅儒生徐台壽等二百四十餘人黃海儒生柳帯春等一百八十餘人相継抗疏畣曰疏辭忠讜義氣如此夫何憂哉〇日月錄曰生員李廷友等疏詆栗谷牛溪盖𣿬使其子光庭流言泮宮欲止柳拱辰等疏不從三司之人又陰嗾親旧分遣子弟歸辞上章市井之人目爲三司子弟疏云〇王子師傅河洛疏曰今日珥去明日淳去又明日渾去家髦遜荒山人去國患好同卑氣像愁慘都承旨朴謹元啓以河洛偏黨差

曰義士四面而起尓等雖竭力補縫而不可得矣嶺儒河流疏論東谷五罪荅曰至以李珥不能釋蔭字爲罪夫國家急務果在於註釋蔭字而蔭字之註爲外攘內修之策耶腐儒之言良可笑也○日月錄曰沆卽洛之弟雖出於聞見之誤此時議論之可惡蓋如此○禹性傳癸甲錄曰成均館輪次鄭澈出賦題曰責蘭儒生請解題澈曰予以蘭爲可恃芳菲無案而容長蓋指金宇顒不救李珥也又曰海州儒朴如龍京儒俞大進等三十餘人上疏有生員李貴者發狂疾纔愈日夜往所知儒生家乞乘來作此事莫不鼻笑之又曰生員許櫛乃思欽之子自少輕妄好爲高談嘗出入叔獻浩原家相

許太過頃日作疏請對如慶安令之爲者呈政院却之逐日
往詣浩原家不顧父病其無狀如此叔獻浩原謂之佳士〻論
恥之又曰大諫宋應溉啓叔獻出髠與沈朴締結行己不廉
等語言辭過當其奮憤無識或與士負言相類又曰朴淳家
行甚悖而出入名士家延與叔獻浩原甚密而有此疏云又
曰申磼疏乃宋翼弼所製云〇八月命招二品以上教曰欲
禀沈義謙金孝元朴謹元許篈宋應溉何如皆以爲不可鄭
澈曰朴謹元三人不可不明正其罪於是禀應溉會寧謹元
江界篈甲山大諫金宇顒請還收曰奈何不察諸大夫國人
之同情而取決於快志快〻乘時陰陷之一言手答曰國可亡

三好斷不可貸也禹性傳癸甲錄曰公箸曰吾見李滋其論甚平余曰何事箸曰滋意欲使義叔輩只中道付處門外出送而已遠竄非其志也士秀曰士流欲合中道付處門外出送果公平心乎箸有斷色曰義叔輩有罪不可全釋秀曰何罪箸語塞士秀（公箸李誠中字）○初柳拱辰疏入儒疏始此承旨朴謹元李元翼成洛等啓斥拱辰 上命補謹元等儒生李廷友等疏入 上嚴批李壁洪汝淳李景稷沈銓李瀰等又交章救謹元等 上教曰宋時六賊當朝李綱去國太學生陳東等疏論千載之下不覺投袂而起今茲儒生等自見朝論乖宜唱義抗章凜凜有不可犯者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

之砥柱也彼么麽數臣暱伏近密杜絶人言乃敢目諸生以
恃亂是欲踵黄潛善之所為真小人而無忌憚也予不即舉
竄殛之典將使魑魅騁騖於黑夜已為失刑甫兩司反為伸
救耶至是御筆親製竄應流等三奸教文其文曰應流鈎謹
元等以邪陰之性挾斗筲之才倚佐浮薄之徒作為朋私之
黨互相汲引盤據要津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
聲勢鼓篁邪說擅弄柄衡資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朋
比之跡已彰尚稱公論挾憾之蹤盡露自謂貞方事皆罔蔽
言惡能誣忠良屈抑恩已極於濁亂羣小得志罪難逭於誤
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尚寬肆市之誅薄施惟輕之典於戲

錯枉舉直爲政之要懲惡勸善制治之道可怒在彼予豈得
已并削奪官爵竄然遠方
宋應漑基壽子也基壽附乙巳權奸害其從兄麟壽錄僞
勳時人謂殺兄功臣云應漑附孝元爲大諫劾栗谷韓戩
應漑之甥侄也爲博士時大學生柳拱辰疏下栗谷誣戩
以疏儒釋奠日不爲入齋卅名藏匿擬爲施罰以爲報復
計事覺命鞫　上教曰宋家一門是戾氣所鍾也
朴謹元輕巧爲士流所賤　仁聖后之喪爲守陵官懷戀妻
妾至發心疾以遞栗谷劾之癸未與應漑等劾栗谷　上
曰謹元壅蔽上下猶趙高韓戩卽李斯也

許篈曄之子也曄字太輝号草堂埜堂錦玄孫嘗與退溪論學退溪笑曰太輝若不學問則是善人也蓋譏其學之差也曄明宗壬戌啓靜庵爲小人所陷而死且言其壽聃直亮被罪翌日兩司劾之時樑當權也曄雖前輩而推孝元故年少士類尊之爲主曾與栗谷相厚及東西分黨嗾東人使攻栗谷人以曄爲卯地譏其爲東人主也曄謂栗谷曰和叔（朴淳字）季真（李後白字）重晦（金繼輝字）雖有時望爲方叔門客矣栗谷謂南彥經韓脩曰太輝所見甚謬誤時事者必此人也曄嘗曰如叔献年少不知事者乃長玉堂國事何以不誤韓脩曰太輝失性殆將死矣曄少自謂不近女色

及按嶺南暱愛淫娼與妓同轎人皆指笑以色成疾旣遞
未及上京而死○篈輕薄無識怒金繼輝揚蹕之失欲出
之又憾曽爲栗谷所斥遂與應溉謹元等劾栗谷謫甲山
還道死○篈兄筬号岳麓吏判筠号蛟山刑判逆誅妹蘭
雪軒金誠立妻能詩又妹爲性傳妻也
時三司補外大憲李墍長與副學權德輿星州朴承任昌原
執義洪汝諄昌平應教洪進龍潭校理金瞻知禮承旨金應
南濟州倅撰洪迪長淵舍人金誠一羅州金宇宏光州○知
禮縣監金瞻因事往軍威與縣監權應時醉謔取官舍雜物
向安東去栅作通文以爲大倘入官什物席捲而去 諸極張

皇安東府使俞大脩不知其戲事卽轉報列邑不多日內忠
淸江原京圻各邑蒙兵戎加監司聞其虛事啓其由兩司請
拿治從之○以沈守慶爲兵判以領相朴淳爲兼兵判○特
除李珥吏判成渾吏叅鄭澈礼判李友直大憲李海壽大諫
洪聖民副學○時右相鄭芝衍有疾 上遣承旨問其所欲
言芝衍乳李山海自代又啓曰李珥爲國效忠而其性疎漏
若狮任則未免誤國且曰珥能反求已痛自刻責則還爲珥
藥石也 上敎曰觀此啓辭荒雜不足觀姑置之○日月錄
曰芝衍必有時望及是未免爲時論所誘意見之謬如此人
以是短之芝衍號南峯光弼曾孫也○鄭惟吉拜右相

鄭惟吉字元吉号林塘光弼孫柳西崖藕門人議政典文
賜几杖○與汲古李洪男入謁聖表題請纂東國名臣言
行錄洪男首句仕而學〻而仕言頗行〻頗亮林塘佯啞
曰考官欲見進君子退小人洪男即改林塘奪用居魁○
嘗夢至一齋舍心甚浹後買亭與夢境同仍命夢賚○元
衡嘗為子求婚公峻却之同族會宗人欲邀汝立公不許
○於于野談曰應舉之法四祖俾受先生六品以上署押
為證為先生者不論知不知署押與之士子亦多偽為舉
業林塘之押適易於偽模四館會議欲下真偽聚其案送
于林塘俾自下林塘以書報曰皆吾着也或唑而着之或

卧而着之或乘醉着之或和睡着之雖不同皆吾着也四館開書大笑不復卞其真僞聞者知其為後日宰相也續雜錄曰林塘為湖南御史暗行到珍島碧波亭故為遲〻停宿津邉津民偵知走報官倅通宵整頓文書翌日乃緩緩渡江入郡只得公須銅匙數枚而還郡守竟坐罷或問其故曰郡在絶島郡守武夫必多法外若直抵官衙則彼必抵死余所不忍聞者服其量○石潭日記曰鄭惟吉以名家子弟少有文名且風度第長者氣像比之朴永俊金貴榮輩迥然不同而壬戌年間李樑憑勢跳梁惟吉時典文衡性柔不能自立欲引樑居文衡故士類至今賤之而

司駁遁○子昌衍〻子廣成廣慶孫太和致和
時海州儒朴樞疏云往者有人書卒右相姜士尚之門曰卒
二子入于東壁右相人心之憤〻此可見金誠一以遠方寒
生得忝銓衡濫成東西之論柳夢鶴許篈孫仁元輩欺世盜
名是皆誤國之徒龜性傳車馬盈門洪渾李景嵊為其先鋒
洪汝諄特戾不道之狀遠近駭心又云李珥忠信之臣云〻
荅曰草野直言良用嘉焉 龜性傳癸甲錄曰叔獻言朴樞雖
曰海州人不知其名字云又曰叔獻入来後為人作書有余
則欲為呂夷簡彼不為范文正之說且言若保得十士林則
一士林雖死何関盖一士林指謫人也又曰聞叔獻浩原入

來後欲加罪余及洪汝淳鄭熙績金子瞻等四人章應時李海壽洪聖民以爲人心不服不可乃止之云○石潭日記曰性傳少遊李滉之門稍得善名負才氣持詭辨淩駕士類行已多玷汚但其友洪渾成洛車安相推重以爲性傳得志萬物咸遂濟濟稱譽寔繁有徒識者憂之性傳號秋巒許曄之婿也

時吏判李珥在海州辭職 上答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家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天之於卿可謂玉成於卿何損焉十月承命入京引見時辭職且曰宋應漑朴謹元不可謂全無邪心許篈臣

自少知之祇是輕妄喜事耳自以爲士類若不復此輩則其
餘必曰吾輩亦云不免譬猶十人同事三人被戮七人寧不
畏死此所以不可不放也　答曰如此奸人豈可擧論鄉勿
復言○石潭日記曰先生乞致仕不許時輩布列臺閣懷趣
却立無意共事先生嘆曰時輩久觀我所爲必能明我赤心
無何感疾卒即甲申正月十六日也
李珥字叔獻號栗谷又號石潭監察元秀子己卯名賢申
命和外孫也贊成典文謚文成配享文廟將誕之夕母申
夫人夢黑龍飛入寢室小字見龍以此也後屬纊之夜家人
夢黑龍自寢室飛躍上天云○申進士命和妻李氏乃崔

叅判世賢外孫女隨外家居江陵進士病殁殊李氏日夜
禱天乃走上崔氏祖致雲塚斷指瀝血忽空中有聲曰賜
以良劑即墜下如棗大一丸李氏持以急歸和水灌之乃
甦事聞於閭李氏有女有文章筆法号思任堂適李監察
元秀生先生大賢之生有所來矣先生弟玉山瑀得其筆
法爲先生七歲花石亭詩曰林亭秋已晩騷客意無窮山
吐孤輪月江含萬里風遠樹連天碧霜楓向日紅塞鴻何
處至叫斷暮雲中氣像遠大落句短促豈未遐壽之兆耶
少時夢入官府有官閱簿曰人壽長短録於此仍寫一句
與之曰麝過春山草自香蓋言在世如麝之過山而所留

者名也先生學語便知文字七歲著陳復昌傳畧曰余見復昌為人陰懷戚戚陽欲蕩蕩使斯人得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昌在璘而未顯用云〇先生早孤日夜号泣偶閱釋氏書感死生之說入金剛山戒定堅固無何覷破近理亂真棄其學專心吾道二十三謁退溪于陶山論辨義理獻詩曰溪分洙泗波峯秀武夷山活計經千卷生涯屋數間襟懷開霽月談笑止狂瀾小子求聞道非偷半日閑後登司馬文科並魁初會人稱九度壯元　宣廟元年拜校理辭疏曰早喪慈母以妄塞悲從事禪門迨周一年賴天之灵一朝覺悟未足洗污云荅曰自古豪傑之士未

免佛氏之所陷云云○南溪集曰栗谷庶母性悖栗谷初
年出家盖以此先生事之如母後庶母感化為善人浯溪
記聞曰釋号義庵緇徒尊之以為生佛出世亦覓子肩負
而行年二十長髮應舉云○定齋集曰栗谷集在山共僧
序其僧稱為措大大士子之稱且義庵非釋名其不曾毀
形可知谿谷漫筆曰金南窓云栗谷下山一二年赴舉入
洛往省則賓客滿座栗谷對衆梳頭髮長委地至於立梳
世傳剃髮妄也先生以生員詣泮宮謁聖掌議閔輻嘗以
沙門不許榜中失色先生神采自若晚後許之云○辛未
除吏正因書堂月製作東湖問荅以進時盧儀未定兼陳

擇妃之道一日　上語及乙巳年李先生請削偽勳仇玉
堂四十一削五削外皆先生筆也○癸酉請以未出身人
通臺憲甲戌上萬言疏　上曰有臣如此何憂不治命謄
書以進乙亥拜副學入京　仁順王后服制持平閔純請
遵白帽制先生與思庵藕齋黄岡議同遂用白帽制○以
四書小註多未穩處　上命先生刪改○先生採經史要
語名曰聖學輯要進之○時沈義謙金孝元東西角立朴
思庵淳是前輩故指為沈黨許草堂曄雖前輩而推許孝
元故指為金黨許攻朴辛白麓應時語先生劾許先生不
從鄭宗榮為吏判附孝元鄭松江澈劾先生劾鄭先生又

不從松江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秉東銓賢邪進退際副學心恬然先生微笑而已先生議盧相守慎兩黜沈金以鎮浮議力主調劑時議反以先生爲含糊李海壽具鳳岭等勸先生斥金先生不聽松江將敗示詩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時前輩尤先生之不攻金後輩尤先生之不用金先生上既不得於君下被儕友疑遂決退志累以大諫吏議湖伯召不起戊寅以大諫承召入京以上在哀疚中不敢退在謝恩後還坡山有舟行不忍南山遠爲報篙師莫擧帆之詩○辛巳上劄請定貢案並省冊縣久任縣監○壬午先生爲遠接使天使黃洪憲王敬民

注目良久曰頗有山林氣無乃借出林下士以待我耶詳
曰三場壯元久在侍從曰然則這作天道策者耶曰然天
使禮敬甚至每稱栗谷先生蓋先生天道策流入中朝故
也癸未先生為兵判夏如胡邊報日急募民納馬以給戰
士庶孽許通納粟塞邊皆一時之事也朴謹元許篈宋應
漑三憾合勢劾之先生疏陳請罪下坡州有四遠雲俱黑
中天月正明之句○時宋應漑啓誣揑先生至曰海澤之
利官船之稅無不占奪都公廨代名署出僉知奉旿之田
非理抑奪至於其兄打殺奉旿之奴為大諫赴召時公然
受穀百石於所經邑輸送本家云云海儒柳帶春等疏下

曰珥之家側有精舍乃學徒鳩財爲立其時監司給以營
船魚鹽以爲朝夕供此倣於豊基白鹿洞規也以養賢之資
爲珥私占字開城府惠民局外有空垈珥兄璠呈戶曹折
受戶曹不許璠亦不得此非預於珥而乃謂代名受出者
尤無理也璠於白川得海澤閑地已受立案而爲奉所
奪璠訟克之所怨而罵故珥劝兄而棄之此實讓田反加
抑奪之名字至於受穀百石其兄殺人之說萬萬無據李
珥胥亦應慨世濟其惡撤民家以葬父應慨以此怨珥至此
云云答曰甫疏忠義奮激可謂未免奸臣骨已寒矣安得
若甫輩置朝廷也○先生在林泉日中不食弟子問其故

荅曰粮絶欲日中一食俄崔宖以載寧倅送米豆先生不
受子弟曰粮絶却来有道乎荅曰贓罪與受同律守令非
國穀無他物贈遺不可受立之小時友自家私物周急則
豈不受乎○特拜吏判承命入京請放三竄仍請致仕不
許○先生在諫院嘗陳病不能供仕之狀　上曰病若此
則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爲友鹿爲羣
隱居豈不樂乎松江聞栗谷觧官曰自上誦洗耳之句則
明日便可去先生曰李涵過矣我在朝無益激退豈以此
詩也若以此則小丈夫悻悻非我志也○先生在玉堂時
嘗於經席講孟子至王顧左右而言他啓曰使孟子問

上如此則何以答之　上不答先生知上無求治之志遂
有退志○先生在玉堂時白　上曰士之初登第時目爲新
来汚辱侵虐夫毫傑之士尚不以科爲念況使之毀冠裂
冕盡喪威儀然後登仕厥身麁末貴子弟多登第口尚乳
臭号爲紅粉榜人情憤激遂肇侵虐云此可革也遂命痛
禁○先生嘗建請養十萬兵以備緩急不出十年將有土
崩之患柳成龍以無事養兵爲養禍斥之及壬辰西崖執
邊報手戰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南溪記聞曰元原平斗
杓嘗言譜治論栗谷牛溪色夫輕重以爲牛溪勝其説曰
牛溪如厠偶失一足栗谷以糞穢爲几案玩戲之具蓋牛

溪嘗書窓邉曰某年某月某日客問之答曰偶與侍婢有
私恐致异日亂真之弊故記之後生子曰文潜此絶無荃
有也栗谷以遠接使到黄州〻使一妓薦枕名柳枝栗谷
曰着汝才姿可玩愛但一與之私當垂畜於家此舉甚重
故不爲也遂却之後寓海州柳妓乘夜訪栗谷製柳妓辭
一関申以却之潛冶所論指是也然慎齋之見與潛冶相
反未知果孰爲定論也○栗谷爲海伯巡到黄州柳枝薦
枕先生贈詩曰弱質愁低首秋波不肯回空聞波濤曲未
夢雲雨全甬長名應檀吾裏閣已閑國香無定主零落可
憐哉其後以遠接使到黄州柳必在房未嘗　癸未又以

事到黃州柳送別于蕭寺既還栗谷江村夜有人叩扉乃
柳也言曰公之名義人皆慕仰況号爲房妓者乎見色無
心尤所歎服後會難期故兹敢遠來耳先生遂題一絶曰
天姿綽約一仙娥十載相知意態多不是吳兒腸木石只
緣年老謝芬華翌年先生下世柳奔哭服喪三年○先生在
海州兄弟諸姪同居一室建精舍名隱屛作學規及擊蒙要訣
訓誨生設社倉救人倣呂氏鄕約以勵風俗○甲申正月
先生卒年四十九家無甔石 借衣而斂 上聞訃痛哭聲徹
於外窮鄕村氓莫不聚會擧哀太學生禁軍市民皆來哭
朝日執炬者數十里悲號震野○西厓柳成龍時在嶺南

爲親設壽宴忽罷宴擧家莫測所以蓋其夕聞栗谷訃不忍設酌而怕時人之議不敢顯言云○丁亥兩司李栻宋言愼李潑劾論栗谷思庵松江權勢相倚濁亂朝廷云云李貴上疏卞誣○仁祖乙亥太學生宋時榮等二百八十人疏請栗谷牛溪從祀蔡振後五十餘人上醜正之疏三公尹昉吳允謙金尙容以下諸宰交章卞誣後遂配文廟

先生夫人盧氏宗簿正慶麟女壬辰謂子侄曰好収吾骨附於所天墓聞大駕西狩奉神主歸坡山賊至奮罵不屈死於先生墓側命旌閭